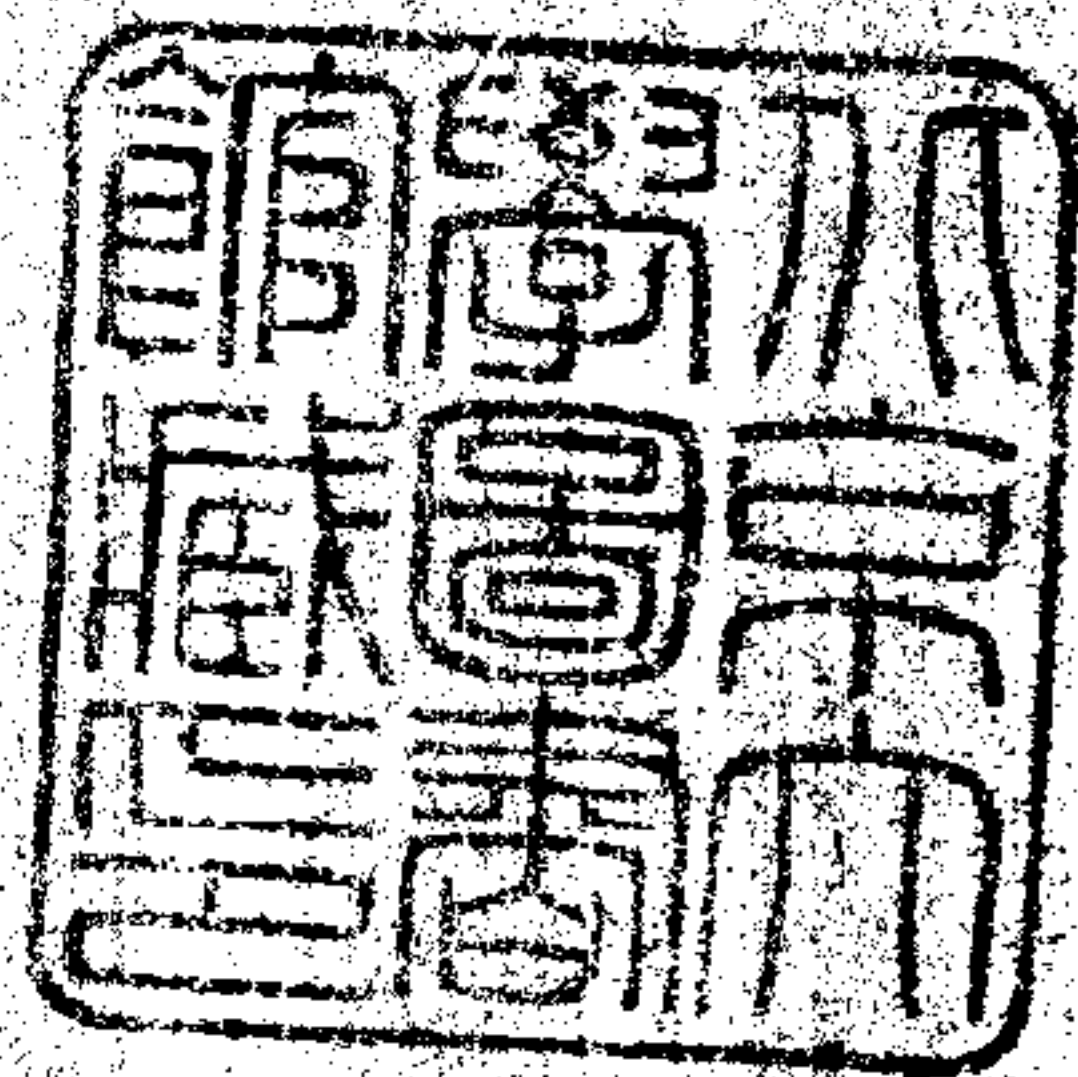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四・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一百六十五至卷二百十二）〔明〕陳仁錫輯……………一

244/04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張說 守成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三年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五

一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意兵入宮為我備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說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廢寒胡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

以史取名
以詩取名
不相掩

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溼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勳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素即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五

二

暖誅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暖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羗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羗胡自相猜夜圍待賓遁入鐵建山餘眾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奏置麟州以安

羗衆明年認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擒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兗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彊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不可行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訶時事昌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彊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訶時事昌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

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如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南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為相時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詞旨悖慢帝怒之遂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其涼河郡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後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圍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聞而不解立有死者所願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為布丞相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貞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夏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

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蘇頌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于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丞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從徒有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頌父襄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舍人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判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雖蘇李今朕得頌及之何愧前代哉俄蘇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殊騎內侵帝

怒欲自將兵討之。頽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徃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為之敵，雖朝聘夕砮，猶未可以誇四夷安足。勞聖躬，戡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頽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時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頽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頽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頽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頽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頽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人輸願，直開井置鎗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

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椒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
玲瓏鞭頰不肖子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
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頰公有遠臣得忤上意頰
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
節邪嶺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謀將吏
請討之頰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羞愧不
敢侵邊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遊咸宜官將
獵聞之曰頰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頰性廉儉
俸廉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
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臣頰 九

唐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謂武
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
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
天下尊歸于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
法况應天去提象纒二里所駢不得成列車不得方
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歸車之罪非之何及

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
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
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會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
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忘廉亦何暇為陛下宜風恤人
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
爲此再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遷不
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
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臣請都督刺
使上佐畿令任夫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
車裘祿秩降使臨問聖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臣頰

十

屬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今
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俸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
府藏豈致治意哉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
宜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
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遷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粗示懲貶內懷自棄
徇貨培賞訖無悛心明主之千萬物平分而無偏施
以罪吏牧還方是謂惠茲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
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
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猶更平。臣請以賍論廢者。削迹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

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

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

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

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

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

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

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

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唐 士

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篋單籍

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

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

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

立停碑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頌為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

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

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

始調被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

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

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

經。或未通。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唐 士

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

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奉

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

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野庶國

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

茶續并
編見其人

類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華以法故也臣
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
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
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
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
素行而不為微倖奸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
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
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廢千百刀筆之人溺
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
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
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
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
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
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
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
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載
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則不所以妄于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
此與秦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
接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
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
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
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
山超諸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
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
痛於殊恩胥史乃濫章報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章
尚可以暖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

慮既而果得，詢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為言，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為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肖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常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張柬之妻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唐紀

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在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為不可，上乃止。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

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自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上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灤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

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醜藉故事公卿皆播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

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

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

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

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諤

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

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張

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

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遠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七

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

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

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

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

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

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

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

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

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今

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

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

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

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

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蔽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

所甘心焉訖如休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八

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

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

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侍

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

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

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陳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

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惟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
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
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
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
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為顯官
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書次處滿席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五

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
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
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

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麻雜科

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

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

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

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

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
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
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
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
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系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
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
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咸以為明經
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綰又
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五

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

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

亦知之自擢為太常卿克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任

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

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與常袞奏京官

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

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俾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前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八編類纂 卷一六五 三五 全

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劔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縮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未幾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縮之速邪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縮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

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詰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陸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取百數省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唐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為開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八編類纂 卷一六五 三五 全

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君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徽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為害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

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袁方
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
前有扶禮乎袁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
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
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
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
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袁
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
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袁為罔上是
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袁河南少尹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三

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啓巧填委故官
賞繆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
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袁當國
懲其蔽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
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
畏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
常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
擬廢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
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
內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

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
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
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時議者疑其謨謀謂
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
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
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
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
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鑄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
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
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
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
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沼助田悅以蜜裏書問道邀泚
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
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
俄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涇原

神公相公
謀議求官
其人治
以法而無

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悌鬱不自聊請馳騎
捕取以從無為羣竟得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
翔倚張益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所領皆朱泚部
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帝亦記
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
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
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
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徵無以重威靈今禁旅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
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丘果至如所言乃擢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五

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涇唐安公主道堯主性
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古也帝悼之甚詔厚其
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
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
為塋龍安令造一磚塔安置以費甚微不合關宰相
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比擢拔為腹心乃召朕如此贄對曰公輔
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
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彌之乃其所也陛下
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為
非費雖小言者何罪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a vertical label on the left side.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四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杜黃裳 守成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臣類

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塔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即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綬銀節度使韓全義檢校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臯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微闢為給事中劉闢不受微阻兵自守以

闢為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臣類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殺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仁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在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由是平夏、夏、肅、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歿，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姓 四

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殺牙將阿跌光進及第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兄弟事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種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

衣縑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御史大夫栖筠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惟人益重其厚，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楷饒二州，會前刺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姓

五

繼成，咸言牙城有物，惟不敢居。吉甫命簡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畜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聞，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演塞。障南北數千里。求盟。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六

吉甫謀曰。邊境荒阻。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者。劔門要險之地。所亾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情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其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俱于延英承旨。迎附旨意。即

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帝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歙雷州。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至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七

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亾命。羣盜非有關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

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
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
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
吉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三年，牛僧孺
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
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
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其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臣類 八

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
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
垍自代，乃以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賜
御餌，禁方居三歲，奏獨逋租數百萬，禁富人固本二
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庠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
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
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
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
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
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臣類 九

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
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
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
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
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
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鬻羊士
諤，呂溫薦羣為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
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青

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
 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
 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
 緡宰相常袞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開劇稍增之使相
 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頓異亦
 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
 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獨減凡省冗
 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
 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
 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

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為法昔

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非
 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克守奉帝曰吾固
 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
 已吉甫再拜謝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
 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手
 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
 卿料矣劉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遣邏
 原畿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
 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緡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

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
 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言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
 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
 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璿監修國史慮
 造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
 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問或不修何也曰而奉
 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
 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
 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
 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璿修之于長壽及璿罷而

事寢賈耽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

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
 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
 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
 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
 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
 以處降戶高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非援天德南
 接下州至德實應開原宥州以軍造隸靈武道里曠
 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沿經

畧軍以隸緩銀道取郟城神策屯兵九千賞之以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計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材而唐州乃蔡曠祿訪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和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應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禦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一

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喜于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不常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俾獲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郵其家自大飲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教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謹由敬憲度其意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嘗討

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註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唐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吏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前卒一歲笑惑捲太微上初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修亦有志操實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為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朝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二

唐李揆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閣下試中書遷右拾遺扈符劾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朝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

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構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京師多盜至驂衛殺人尸溝中吏襁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道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册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遂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史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犒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緩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關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侍郎許孟容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

州縣而將

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遺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皆嘉珍二人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安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

唐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垪枝辭判研覈精密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臣新

情謂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此固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垪卽產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垪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弭厚吉甫罷乃拜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垪承唯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闈欲有闕說帝憚垪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垪官而不名垪有言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授守太原政一出

監軍李輔光垪劾其懦以李勣代之王承宗擅築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堆每欲撓垪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垪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與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堆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垪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垪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垪乃爲帝陳從史暴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臣新

不君視承堆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垪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堆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垪奏承堆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垪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贖故送使之財悉爲

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臣等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為河南叅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蹠，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徵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

畿甸，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未。」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留地一篋，誠之曰：「吾以此地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篋而去。至元和初，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無曲奉，小使怒，及上聞，憲宗怒，擢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案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嘆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亦三進斷韉，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瘴得不死，與導駭伏，獨賜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能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無死所，自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臣等

卷五十五 臣等

一九

行管歸知賊曲折亦益信仗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
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向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
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
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
后崩為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
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
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
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錡家奴告錡子穰易父奏未
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贖度諫

八編類纂

卷頁六

二

曰自錡歿數有獻今因告許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
將帥聞之有以家為計者帝悟殺二奴遣使者于時
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悅尤甚度奏病
在腹心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靈
寓戰卻宅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餉上指帝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
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
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
年宰相逢吉建言餉煩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
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與賊備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難感但諸將心不
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管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
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
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
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
室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
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成賊未授首臣無
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
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澆沮

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
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
顯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
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制曲降平壽人持
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語於道夜不燃燭酒
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闖必抵
法餘一獨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
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
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
平定以馬總為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

八編類纂

卷頁六

三

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郟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大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監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美餘，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瑊，鏞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嘆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且實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此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鏞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

唐下者章
有和平

知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繼人始得乘鏞，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燕抵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鄆。以管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開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備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緣是宗師澄肅，度

蔡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嘗
語度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
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
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為異錄所
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濊
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四

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
意不輕遺姦臣抑摶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有讐
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而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
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
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
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
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
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
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
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復近職縱獲稹李相
稹怒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
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
度兵擒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
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
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
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
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特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有
節度使會昭我監軍劉承偁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
偁悟拘以聞帝怒問度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寵恃不

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語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成節獨斬承階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借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遂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佐側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目謂逢吉險賤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訓張權輿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憤歎宰相非其人使克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憫安且示召期實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語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閭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閭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人自挾糶無擾百姓趨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二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

柴和公大
字之力

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
兇族無故又行凌悻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
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
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
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
詔云聞中言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
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遞所請下
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祇必出
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關
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
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云合容則報云東都
宮關所要修葺事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
三軍春衣自是奉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
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
十萬端足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
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
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縱弛日
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
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希恐萬機奏臬有
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

八編類纂

卷一六六

天

八編類纂 卷一六六

其亦須
說明

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
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
宜詰且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即炎赫可畏聖躬
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
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成
子同捷未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
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
機重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
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
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勳業
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
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
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
宗煙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
姓時聞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
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
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
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謹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

八編類纂

卷一六六

天

二七

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趨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旬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師諡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素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初中詔配享憲廟廷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七

臣類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字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祭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誅憲宗將鞏取其嘗絳與裴垵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遇亂畧惠綏用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七

臣類

付處支鹽鐵急遞以免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議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章弘景、白居易等，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以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欲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二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平。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達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弁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諫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止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辨

于反掌故詔詭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成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左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奮其為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救承宗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辨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服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尚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鉞

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垺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剖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垺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垺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六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堆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堆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堆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堆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七

觀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詔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賸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敕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夫蠲之以省經費領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恠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卿對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九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肯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或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即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備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為獻是徒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變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瓘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請李絳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九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郟。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醑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出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農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二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已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曰靡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日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需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遊游客見說與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費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綱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

用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搗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諂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目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亦不得有他獻。而播妾名羨餘，不出祿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四

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很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礪塔，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五

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問。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齊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賞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鐸可兼宰相。潘遠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

絳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璫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眾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視。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為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遇之。五也。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璫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曰。至華官自戕。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人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過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緹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宦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將偕次為七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上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據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

亦見募兵之若難繫

法亦不少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詰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為俳說度語相狎昵潘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以為為諱潘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敷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潘曰聯紙是牒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唐李藩

日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開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后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垵子持萬鍊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八編類纂

宋言

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字成

李德裕字文鏡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人行遂以陰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比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全吉
急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扁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爵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暗庸計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穢，巫雖父母癘疾，子葉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敬宗立詔，浙西王脂蓋繼其德。裕奏：此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數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萃，皆推酒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二

于民供有羨，賤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止諸州羨餘，無送饒。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今所須脂益，惟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繚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鑲牙，箭于益州，蘇頌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鳩鵲鑲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繚，掬豹文彩，惟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論。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別髡。規影徑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數遊幸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辰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珍，恠也。四曰：訥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常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三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瘴者不敢近輩血危老之人率多歿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詐待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乘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四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癘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制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徭與州兵之任

在事之理
如此

戰者廢遣犍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五

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月至咸陽僑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

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六

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吝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汲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

通鑑

路憑陵迫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然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維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謂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七

執還體備三木與於竹杵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謂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迫獎忠竟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吹遊幕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
調旗積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
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
戴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
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
德裕又陳先臣封子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
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
及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
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
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八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
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
不測外人頗驚懼竊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
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
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
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
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
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
朋黨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
以其繇驩堯與舜禹維處堯朝其工驩堯則爲黨舜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九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
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各三
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
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
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植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
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周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
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
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
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
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
 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
 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
 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
 餘貞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
 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
 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
 中判之初憲宗納李詩交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
 人編類纂 卷三十八 十一

中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
 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
 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
 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
 髦髮為森豎翌日罷為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
 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
 成其寃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仕沐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放徙邠州餘子皆從死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復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邇
 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獎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十一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
 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
 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
 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
 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
 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
 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
 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與崔拱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
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
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
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
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
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
延英賜對至脯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
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
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
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三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
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稜志在陳王嗣
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舜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不惟美官
何能之有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
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
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
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
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
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
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似鄭覃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三

宗閔對曰覃侗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
曰覃侗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
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浚曰事一切
宣出安用中書潭浚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
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
卽時入朝時揚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
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
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
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
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刀此爲正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
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為湖
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克淮南節度使德裕怒僧孺宗
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
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
賜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
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
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
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八

十四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
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
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為太子詹事德
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為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
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
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
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
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
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三公德不
死以
善長此

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遠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聞
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
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
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為翰林學士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
其黨卒咸訟罪德裕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
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為太子少師卒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
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八

三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
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
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
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請京師
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
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
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泱事人心向之羈者張絳初殺
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
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
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勸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為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為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論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同勝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除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七

臣往論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論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御侮。元遠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積。贈直數千緡。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襁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解朝。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始為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積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汜寧王宰為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臆。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談以成。

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鄒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彘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塞天井之口。高壁深。輕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七

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承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慎未可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諫及于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且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鵠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邠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宣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八編類纂 卷一六八 三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回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向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檠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潞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闔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越磁州甲戌王茂元為賊將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

八編類纂 卷一六八 三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冒鞞，四越巢湖，况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三

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綈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植遺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長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夜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三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瑄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斯供饋餉而已。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北取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受代之明日，即引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鮮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積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林，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巳。積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邠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積約為兄弟。積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積。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相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美

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弟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勛所逐。是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張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計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美

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乏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稱。楊弁微賤。決

不可怨。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戎，輸杜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幸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共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天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辦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天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挾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洛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洛州，取稹事成。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三

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改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安玉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府許之。王協請稹處人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貨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恟恟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開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囚人，不女謂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三

八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洛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積從凡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積曰。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來於衆人。必獲長策。積召匡周論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積所親重可武說積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積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積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八編類纂

宋宣宗

三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積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乃引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由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驂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實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積。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八編類纂

宋宣宗

三

賞。郭誼既殺積。積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後。宅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二。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貴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遠。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三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救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三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為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
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
此賊必無能為皆從之昭義亂兵卒都將李文矩為
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相以禍福論之亂
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
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
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
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即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
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十六

勁虜研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
萬斛會回鶻王子盟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
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
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收書諭以宜
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
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
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觀問事宜俟
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營
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
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盟
沒斯等以盟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
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
介眾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間門山可
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
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
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于比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
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
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
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降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盟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把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關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荒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八編類纂

卷頁六

三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賊。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木蕃。又深人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德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八編類纂

卷頁六

三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被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是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為書賜公主畧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為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感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為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早

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寡見輿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北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
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
爾得徒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
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
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
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
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
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
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延五千里異時繇河西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望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
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
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
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
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
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帥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
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
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
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
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巨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聖至稱
不情何

賈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投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八編類纂

卷百八

聖

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為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調吐蕃守兵眾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初回鶻為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八編類纂

卷百八

聖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即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嚴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為得宜乃以充王岐

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令齋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延陵顏季享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沈倫 守成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符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為戶部郎中遷為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取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為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索園督工為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為監修以獻賜襲

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為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

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按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

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為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為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實易直之公舉無避

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劇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

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

子孫許其為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為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類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為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為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宜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

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曰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

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

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

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類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且為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且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諡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儆寶，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為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為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閬州。開寶九年，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瑛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負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潘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濟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法家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汎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入至青白軍以
 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為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遠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
 於燕丹陵東北橫驅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系
 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
 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
 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淡旬必克幽州
 管內洎山後入軍開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
 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
 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六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當
 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
 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留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
 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眾如將來
 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畧存撫使之
 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
 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
 嫡封冊為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
 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
 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諱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
 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為外臣
 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
 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
 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為王民變其衣冠被以
 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
 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
 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
 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
 邊若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七

契丹主行部落率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
 毳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
 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
 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
 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眾
 雖勇懦之有殊慮眾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
 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倚
 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亥已
 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
 法以十萬人為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策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為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為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關以聘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眾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八

資畜許為已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謚惠安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元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躑躅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

國史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維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處于巖穴不需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贖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播笏俛而捨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承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于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容也。一日入白曰：兒子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祖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彌也。後彌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其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九

十三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九

十三

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實之法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眾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為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十四

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夫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繁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眾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且暮用兵漸彼賣馮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葉自繼遷為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精兵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十五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
 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
 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
 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肅關武延
 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
 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
 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
 欲寘干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
 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
 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
 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
 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
 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
 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入部族蕃酋
 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陞
 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
 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
 為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
 強大蕃族兵之為敵此乃以繼夷攻蠻夷古今之
 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濟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繼支
 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
 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爪沙甘肅于闐諸
 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
 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
 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
 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
 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
 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
 扶掖升殿命益坐南為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
 榭松竹之盛且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
 慶年七十立謚文定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太祖即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
 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
 端白廷美曰主上柳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
 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
 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
 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
開封又為判官王堯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
御史武元頴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
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
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
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
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
饑寒為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奏即以不檢府吏謫
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
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六

退善否荷得頴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
可復舊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是時趙
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
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
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
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
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
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
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
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
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
得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
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
罕所建明一由內出手札成論自今中書事必經呂
端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
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兔北方之色兔即陰類中國
陽也將有夷狄解解受冠帶於闕下昭那家之慶以
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
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九

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
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
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
親死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
擒乎若其不然徒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
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干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為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澤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渾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會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關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誅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曰：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承天宮議遂寢，駙馬都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沈

沈曰保吉因緣戚里無
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
如初遂止帝以沈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

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亦無大用
庭沈所以
獨不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

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
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

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
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還保環慶然後以計

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沈沈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寄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靈而
歸如此則開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沈

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沈爲相王旦參知政
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且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大

平得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
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沈死子必爲相遽與虜
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爲

然沈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
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陸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歸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以沈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

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沈不用準
問之沈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沈言沈爲相接賓客常
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

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
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

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
肝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

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
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

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
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沈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織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勸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不惟作將
和即做文
字亦宜如

八編類纂

卷一六九

沆

八編類纂 卷一六九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為著作郎。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賦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獄。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開召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視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瘡。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起擢如此。時西

八編類纂

卷一六九

敏

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七三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為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八編新集

卷之九

三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塔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滄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側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

八編新集

卷之九

七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畢士安

字成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
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俊賦數今
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
從之召入翰林為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
入翰林為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
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

臣類

一

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
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
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
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
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
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
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此法嚴然
論相有此
佳事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
史居準上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
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
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
北平侵保州數為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浚遂攻高
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
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
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
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

臣類

二

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
安以為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
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
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
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
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開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
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
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
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制論七
推其入
無所見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為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凶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臣部 三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
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
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
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
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
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事無小大
上可欺亦
一舉一大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
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
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忍不守
法度左右微過輒擊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
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
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
發憤中夜閉殿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
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挑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
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臣部 四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喉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請遜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五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繼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於是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六

是則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悉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而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

此兩地不
必事二
人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堡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盡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虜軍張頭環守林子，弩弩械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蓋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不可明則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龍
 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遣上旨及是謝曰使臣
 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
 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
 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
 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
 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
 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
 為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
 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為可守。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是即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論以上意授敕俾行欽
 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
 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
 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
 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
 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
 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
 乃召為次將。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
 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
 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

下謂利人
置不特矣

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
 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
 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為
 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
 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
 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
 關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
 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且日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
 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從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書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
 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且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
 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
 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遍準能素妖妄託神
 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
 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塔王曙居中與
 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
 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
 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
 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書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為宰相。爾準不擇揖而起。準為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為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曰。周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合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鬚。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一

等益懼。力請準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為太子太傅。以李迪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既受樞密領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臥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開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徹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頗公為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為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辰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質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緇。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齋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錫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上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

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暉恠而問之曰人于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笑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荀彘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卅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穗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十三

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惟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為遠大之器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為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制太平者必

生事重
欽若水
欽若水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日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人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一六

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諂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為太子太

子諭德張士遜見且稱太子學書有法且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且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太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且且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且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且且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且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且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察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且所用奏入無不可可謂以是數毀且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且人始知行簡爲且所薦且凡所薦皆人未嘗知且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且所薦云且嘗至自兗州言張士遜等溢事幹集聖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且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且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請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爾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且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且曰第緩之使師德知卿以減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
 且曰人之情偽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
 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念李敬玄異已乃
 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偽
 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且曰
 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
 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且求教且曰朝廷推
 利至矣士遜送更是職思且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
 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且對
 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也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
 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
 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
 衆悉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
 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
 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
 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且曰高麗
 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關契丹必不敢
 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嘗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
 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館接知秦州張
 吉言蕃部傲擾已出兵格關望量益士卒且曰今四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
 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且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
 之且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
 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初
 且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且始
 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
 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
 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
 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
 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
 性剛福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
 不能久侍遂辭退後且沒歲餘竟用準為相且疾甚
 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茗饋粥賜
 之真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辭之
 榮木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
 息咎殃即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且已薨年六十
 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且奏
 蒙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且
 輒奉天書以行常怏怏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歛蓋悔其前之爲也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也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遂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

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迪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執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瀕也迪取盃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既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更不

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五

臣類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何不非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別黨傳會貶衛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禁

押迪如衛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刺于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廳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漬知岳州先是迪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軍司馬麗籍權知亳州先是麗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及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五

臣類

相李迪佑諷及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辯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曰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迪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爲鑿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密州復知徐州迪奏所部鄰兖州欲行縣因祠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爲上祈年禱皇太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知兖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迪守克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宋王會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與着不盡會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香至會嘗入對帝語及之會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與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下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會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三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
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
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
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
請頒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
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
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會議以右
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
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嘗使會靈
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會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
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
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
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
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若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
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
師以南人皆恐會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
無妖徙天禧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
政太子雖事會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
為樞密交通宮掖會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
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
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會奉命入殿廬草
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
謂欲去權字會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會請
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
臣決之非大事令人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盡可
以下會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
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
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
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會
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
指會嘗以第舍假準會蹶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
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
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日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肯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干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會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會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會有異志也會獨對其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臣類

三

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會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此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當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會為王清昭應宮使會以帝初即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會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臣類

三

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會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會之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會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會曰士人人
 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
 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
 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
 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
 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會會曰河決恐未
 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
 務醋推請推其法天下會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得已朱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此言出於
刑公必以
變法機

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
 輕改信然乎會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
 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
 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瀆臣等審究利害一
 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
 殿會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至
 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欵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

蘇州用
以國宋之
賜亦非臣
子之福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會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會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會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會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會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
 者思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
 石介貽會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
 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即以此為
 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
 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為后會以為不可
 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為
 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
 張耒上爾耒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
 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
 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表簡更不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
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論帝前會言亦
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
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于以私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
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會始仁宗既
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為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緯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臣類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字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鄆州人也後
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
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適
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
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
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臣類

養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為
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
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
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真府學上書
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
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
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
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
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
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臣類 二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味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符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如此稱官
實不絕妙
古人大作
則供於廷

能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臣類 三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若明臣哲，垂榮亡極，朕具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四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種世術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

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授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六

北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倚角而進

宋人上多知人之明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亮帥慶張元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恙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七

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

一第12222 野 貴 參 四 庫 全 書 第 7 版 文 外

于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叅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安者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于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仲淹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
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
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
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
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
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
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八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十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
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
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
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
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
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子民又奏免府州商稅
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
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間曰何為亟去朝廷仲淹
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為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傳
為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
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
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
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
果素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
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
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為經
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八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十一

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
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
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
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
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
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
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
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奔半途而亡者
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衣紙錢招魂而
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餽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其塞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入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遣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贖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旣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三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如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達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殮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敎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八編類集

卷百三

古

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條蓋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寤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八編類集

卷百三

古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於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
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
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
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
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
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
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其

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
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
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
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
之及費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
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
蔭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
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
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
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
舊乎口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
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
矣曼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
日曼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婿仲淹曰監中
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
可婿也曼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曼曰唯
卽取富爲婿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臣類

十二

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
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
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言平生用之不盡
也仲淹徵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
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
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
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
及家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
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
乃獻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母
 為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
 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
 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
 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
 出詔曰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
 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
 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
 今皆毋得用為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七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上言三
 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
 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
 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
 曰世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
 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為相張安道為御
 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
 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
 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七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拔引純
 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
 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
 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予
 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
 諫止予門闢為予京兆聖子諱說賊叛予夏往予式
 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子聞辛
 酸汝不告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字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
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且且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且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二

雜書

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
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即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
辭之後為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
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
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
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
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
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
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焚輔知無不為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二

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為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
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
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致不視朝者累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廢，請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當欲以荆王為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三

后寤，即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為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閻文應因使為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為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教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額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四

後，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一〇二

家后為夫
子耶

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大妃為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為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輓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叅決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夏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宗室子益眾。為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趨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

為相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殺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三事足下
夷簡生平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詐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為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遁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襄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容。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九

既不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百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既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斧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棟下。都輦官千餘人。避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非不不朝
舊相殺入
至此

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
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為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
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
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
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為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
惡仲淹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
語極悻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類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
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
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
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
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
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
書悻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
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
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
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
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
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揚州夷
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
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
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
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
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
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
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
焉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
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
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
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
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眾不利
而謗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
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
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非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
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
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
檢真宗召种故事夷簡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
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
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
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
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
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三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
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
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
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
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
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大抵皆諛詔之詞緣
飾以陰陽上大奸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
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
探上意堅石乃曰瑀上所川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
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任職局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
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
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
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
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
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
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
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十四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
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
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
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
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
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為安以
避謗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
兵殲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
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六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罪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于以私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過絕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婿劉三棍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棍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棍爲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棍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督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六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謀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請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吏還自衍，衍取劄于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為宰相，繼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為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十九

也。享客多用糝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絛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偽。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稱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為鄉曲之顯，謹多少在為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為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眾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二十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碣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者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各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

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醜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解。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為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泚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衛救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緇以引城外。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人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階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己。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厥况如彥博可矣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問天下彥博罷為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夙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為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鄂人也至和中混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予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後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織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二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黜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且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商湖河穿六澤渠入潰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
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
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
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
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
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沈密白帝曰陛下
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沈判呈帝意
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
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
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三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恭議
論不協因訟參遣吏齋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
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
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
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
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
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
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
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
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
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
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趨使
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
誅信等秦入寇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
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屬精求
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
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
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廢墜乃西晉之風何
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三

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
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
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
張商英欲附安石據樞密使他事以搥彥博坐不實
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
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
有李公義者請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
爲濟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
丞芑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渡，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七

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眾。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三

時年九十矣或謂順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順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三

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字成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人編類纂卷一百七十三臣類
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失言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書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三十四

二

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窮繼罷琦為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孥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比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三十四

三

全書

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被所未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析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目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八編類纂

卷一七三

四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上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

八編類纂

卷一七三

五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其人見其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熱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眾曰豈有前殿不魯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

六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叅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嘗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

七

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諛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用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八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自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參政趙鼎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九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初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一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空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是月隼行至張而沒隼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九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二

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八大王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神諤擅取綏州西邊假授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安石初主
富強而終
於非地豈
不羞死於
它為事何
知中原之
不捨地乎

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及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識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樞密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為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聞者悅服。在魏都久。遼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初英宗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既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同。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漢王於上父也
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
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
所生父齊斬不杖墓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
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
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
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
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
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
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
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
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
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
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
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
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
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
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
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翁
狀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
言佐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
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
降詔云漢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
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
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
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
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
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
簡就魯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漢王許皇帝稱親
又云漢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
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
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
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宣令中書門下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三

二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念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策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七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和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勅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嶠舊樂琦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臣新

十九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為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食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為餽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長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上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臣新

十九

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琦駐建安忽有人夜攜匕首至臥內遽塞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昊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子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至關陝以兵數雖

解必有善處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臣類

千

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及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藤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請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擇才臣請四方寬恤民

力簷戶絕田租為廣惠倉以廣賑賑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救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科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夏人疎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臣類

三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為皇太子琦曰太王乃賴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賴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鼎歐陽修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觀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人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臣類 三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暑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輻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早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

人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臣類 三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伸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乎曰謂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五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

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裴度

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

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

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未盡出

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

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

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申公以進賢自

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

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曰公著天下屬望他

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

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

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

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錢明

逸父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琦

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

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

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

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誇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誇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

惜不共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

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自累百歐

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承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

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

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為相或謂公之

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

承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

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琦自執乏材遠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五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末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宋 王 琦

太祖感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髮。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實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腸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欵。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誦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宋 王 琦

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宋富弼 守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

臣類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兼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

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

臣類

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類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惟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志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怒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三

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即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三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四

傳帝有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三誓書一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弼于武彊投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即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上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不肯為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賤離，固不若歲贈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五

通鑑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請弼奉使。不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還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欲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果兒族於河東為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果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為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謫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六

雜書

張荒奇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路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粥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不古更年

雁籍大佳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軒帝微規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雁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寓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不可無此

括機論史

之為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襪禮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二下年不

憂去任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身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撻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躬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時為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犀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福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為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願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為黨論者。惡修。謗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宋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二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為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隸諸州。弼為宜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為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

世為繁異

政事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素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諛者謂石介謀弼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譏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

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水也時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為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為參政首議追尊漢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數也弼皆不祭弼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彥博有才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

再言不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殿擲除目楊下弼慨然措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為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六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字內為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甯州州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遠趙鼎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遠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為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本朝三編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
夜至帝早朝當寧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
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
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
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
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
禮曰吾輩今日日誠如上論明日日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
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
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
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
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
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為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
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

上大去尾
海直三後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
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
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
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
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
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
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
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為人溫長寬厚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容踧踖起
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五

十九

心喜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答。詔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志義。構机養餐。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子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福。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銀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滯札。

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字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五

一

世自滿其
亦短

有竟形迹
恐其許高
風不須如
此者

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齋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二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為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頰邸維為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三

至雖有臯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隱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叅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四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克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臣類

五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糶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海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其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議亦奇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
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
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
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
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
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
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
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
著雖為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六

蘇二字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
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
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
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
專用景溫為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為
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
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
戢戢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
退即家居待罪遂絀為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
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蘇名謂亦
有大序但
云祖宗法
不足守也
天特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
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
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
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為人言唐太宗令
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為
參政而孫覺李常為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
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
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為崇政殿
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會布信任之亞
於惠卿復薦為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七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
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
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
由與武臣相接何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
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
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
此即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
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
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教，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賂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感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懼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為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蘇靈臺，即尤瑛言，天久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隸英州，唐炯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聞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為人慆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無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理相欲官
此子此出
下策所謂
無所不至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雋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雋不樂。五年置城，遷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集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佺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起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新法因流民於此時

惠卿治合

汲引之，至京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傅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石為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救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呂為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集

獄引寧，意欲有証，繼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雋為龍圖閣直學士。雋辭，惠卿勸帝許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屢奏命，雋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州，十月尋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偽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一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粵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雲言其情、安石咎之、雲憤、志疽發背、死、安石暴結罪、云為人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為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雲、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一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先、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安石去、祖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遠赴秀州獄

此非行經
與物辭官
相也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請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晏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西廡之小閣安石語次忽舉蹙久之取筆書憲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再為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數年之後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秀謀議而秀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請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為守又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七

不為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井。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無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蘇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為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克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一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
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
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救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
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
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
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
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
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
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
救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
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
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
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
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
謀自已出必欲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
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
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

何如少年台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
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
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出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
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
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
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
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
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貴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
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
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
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
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
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
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
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眾
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
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
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
詔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
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
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
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
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
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
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
判官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
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帝

八編類纂 卷一七五 臣類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
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
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井自不能為害安石
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舖孫家所為
紙舖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
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士已而
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
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
諸州上供薦薦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
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

見得本按
民三字據
論易免足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
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眾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
與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
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
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
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
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布
之類甚眾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八編類纂 卷一七五 臣類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益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為虐駭駭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更得不滿
民三字遂
能方先足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為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厘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早故命韓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三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
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
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
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勝繼宗使
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
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
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如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
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取鹽鬻
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三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
惇為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
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
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
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口平均
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
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
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寺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項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蓋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六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

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與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防海船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六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討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徵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其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齋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

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

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

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

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

及糶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

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

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

遂為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

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

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糶候糶

兌糶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為民害

仁宗即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

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

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

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

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

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禍意撫納歲

賜糶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

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即位

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

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詳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

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

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又任

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

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

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

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

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

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

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

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

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

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目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弊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倉解童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放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放子奉世名相將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日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頌行之新義既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戶部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禮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兼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真合何必置刑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時將帥之臣天奉朝請獲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兵部

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仰不去其
已陳於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
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九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
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
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或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為同保戶數足
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
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
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
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咎也浸
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
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
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
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
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
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
丁在閒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朔除草
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
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
克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
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成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歿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十一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肯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八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勅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場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畫不曉事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十一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即上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虜門者古名限塞雖陸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濶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劍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優容以探伺朝廷況代非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

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

刻為明今農怨于賦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天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

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佔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八編類纂 卷一七六

善其必至

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
 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
 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
 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為安軍古渭唐
 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
 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入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五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
 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
 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
 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
 注厝方畧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
 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
 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
 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
 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
 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
 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
 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
 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入年十
 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遣交人畏之會沈
 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奏罷正兵而
 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
 交人求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
 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
 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

入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六

州而除燹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緘悉
 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從賊手命其家三
 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
 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
 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鄭
 逵為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
 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
 趙鼎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
 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
 故用之既而鼎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

注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憲尚言達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柳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軋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標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頰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頰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頰常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于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謫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至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豈易以執政之黨且恐聰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有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及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戒警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責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能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宋臣雜錄
官身錄下
此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與物二字
不足盡之
亦曰介甫
而已

狂者安石既病，郵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三，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自古小人
得者未有
不揣知上
意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共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在驩堯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潘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弊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彙進此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瞋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四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忍死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八編類纂

宋三言

五

卷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可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為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為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為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致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八編類纂

宋三言

五

卷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成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歎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歎抃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闕以所聞俠因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擱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枳麥麩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權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小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譖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愷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囊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醜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平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變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入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使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臣類

毛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願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誠

乏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術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論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為邪說之事姑即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堯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臣類

天

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誠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侍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盡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臣類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臣類

臣類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臣類

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合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央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雖不貴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悻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學。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莽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自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琦曰。若

但見慶曆間鄉兵救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楊與
民約永不克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
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
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
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
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
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
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
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
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日
仁曰明日武治國之要三日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
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
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
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
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
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類郎直省官
四人爲閣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
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
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戎部將寇各山欲以橫山之衆窺諒祚以降詔邊臣
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
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
下不覩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
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
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人編類纂 卷一七七 六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太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
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
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
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衰辭堂饌時以爲
衰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
惡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削
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不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七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舊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奔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八

是泉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天下不
等百姓
更甚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成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黃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九

之相公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藎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莞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構，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悉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徒知許州，起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

州遇闕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殺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舊之不及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十一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數日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官虛已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十一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

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入久病而少問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晝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且旦年然非奉送如嚴從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情信語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其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直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斬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廢復降正議大夫京與奸黨相合京固指
刻石長安石不安民當備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彼彼不敢難乞
免錮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昇舟虜中接伴問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詒曰令爲翰林兼侍
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
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談禪者獨富弼問法於願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光范鎮以為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邵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漢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五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禍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六

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帝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自

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堯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于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虞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同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堯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九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期公未嘗不可與言

宋高宗好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備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

編類集

卷五十七

十九

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誨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勒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為戒公著平章軍國皆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旒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別

編類集

卷五十七

十九

風蠶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官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通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通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主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管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古人重二

守守守

洶鳴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遽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令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茶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李大臨對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主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餓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頌十輩
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過冬至
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則屬子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為然使遂以秦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
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
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
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雖久勤
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
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
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
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
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
謂京師浩穢須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毫髮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直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
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
特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弑開封治獄法吏
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
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
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
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
自言毋重因辱頌曰証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証以獲
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贖以為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
然以是為濫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
卿次然每欲用輒為事奉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
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
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
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
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
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思修書者、
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
季、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聖考

考

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
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
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
邊帥遣種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歿、國人未知、所
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
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
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朴、絕、僥倖之原、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聖考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季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竟與名臣
知兵者

知兵

知兵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積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實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龍大淵恬舊恩竊威
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
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
聞除右史某嘗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
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
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
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
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
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
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嘗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五

大臣葉頤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
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
羅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
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
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
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入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此之硬字
非止兵籍
委餘則政
不在中書
免哉

禮官以方

異和業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創秩
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
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
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
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論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
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
部取材豈為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
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
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
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五

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入才賢否虞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
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

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神公議。覲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素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銜。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勒。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

年。見都城。殺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林之門十。纒。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入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二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
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
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永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
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鏖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
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
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
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
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
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
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
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
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歎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
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閹任詐謀罔之弊于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
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不
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

之舉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棄。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宦。不使讒語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貧甚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類

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不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曠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持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歿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歿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年醜成。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興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懼，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惟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遺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一、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一、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分前朝柱衛例。絕其封還。乞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祭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辭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鑄抵城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威。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障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諡清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
 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
 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
 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
 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臣類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
 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
 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
 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
 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
 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
 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祝事
 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大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與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臣類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
 言其法可獨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
 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
 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
 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饑乏
 病處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
 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
 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
 愚望之強復對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
 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

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于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四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隸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募化嚮善稱第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不始身不
依漢為是

五

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曰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曰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接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初
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
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
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
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乎人不可
與作操○
然此為大
臣不知止
不知畏之
或要之知
則則自知
止矣

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蒺見二子沒
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宜
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
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惟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驎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
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
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及上
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八

諧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
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
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
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
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
無久留我成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
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畫食
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
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成有司請
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
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九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
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
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
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
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
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
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殺去宋弘更言因
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
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

漢書卷之九十一
上諸卿正
為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何何咸曰賢貴其餘
非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
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
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
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
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
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
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
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
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
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
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
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
懼也高安侯賢倂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
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
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
曰干人所指無病而歿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
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
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意數犯忌諱唯陛
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
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
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
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言賊疾惡主
警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一萬一千五百...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逃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逃國罔上之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逃國罔上之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座則起疾痛視之無改或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亮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盃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安疾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後漢楊震

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四

五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鮪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屋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下智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五六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螟蝗，羸虜鈔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憚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旣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命，以誘勸羸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志，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溺。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覓而有靈，倘其款享，於是時人立石爲象於其墓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竊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歿後必復致大鳥矣。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繫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絀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乘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乘勸講帷幄不宐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九

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謂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救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或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為池澆濯穢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思以車駕當至因傷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青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改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二十

累有賊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并荆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捕殺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請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索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公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覽宜急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部

主

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闔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闔睢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目，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嬀。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蝦蟆者也。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蠱篆小技，見寵於時，樂於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郝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獻，私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部

主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愛，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
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
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
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
甫徵還為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達其難乃大會
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
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
官無敢言者彪曰後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
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
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
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
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
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
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
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
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
獄劫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揚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况以表氏歸罪揚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
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
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
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
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十一年彪
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
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
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計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
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
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
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表
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剛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藉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一

臣類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

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善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請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一

臣類

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承平建初故事殆不如也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乘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緣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中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月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後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熱察臣言憐救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耶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後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嬙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曰乳養無委保妾暨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聖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三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四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商不能用承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熒間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募發

張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六

怨冀希冀冀肯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枝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整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後輜駟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繁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固字亦其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王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
 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
 毀君固之過舉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
 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
 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
 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
 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
 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七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承初
 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
 之日管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
 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
 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疾
 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
 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
 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后世亦有此人哉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
 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
 勃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
 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
 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
 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
 餘其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
 書証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八

聞之太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
 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
 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
 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未復
 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
 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
 而露固尸於四衢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
 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

如此則
乃可和不
矣

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
可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

樊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樊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樊從受學酒

漢人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樊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肯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樊曰先
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樊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樊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樊以誦毀宗室論作
左枝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樊為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
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贖西園樊上書陳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復重誅。蕃上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為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川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乞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一

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宜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謝，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遷大

東漢尚書
以此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鄰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過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卒在職二年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一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大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攝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瑁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輪作佐校蕃與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遂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濼過死有餘辜皆丞相中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瑁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廢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在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竇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相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四

后蕃以田氏卑微，質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亂，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路誼譁言，疾覽曹節、公乘、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如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如此作事
小後身何

亦是

此人義而
有智若蕃
武同心
左右其間
決不為秀
等一等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逢，適聞其言，而讓藩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井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六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可

緣譖訴，相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
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
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
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八編類纂

卷一七九

二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
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
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
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
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
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猶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明
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
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
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為司徒，及董卓
遷都關中，允悉收欽、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
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
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
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
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差校尉楊瓚行左將
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
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
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

八編類纂

卷一七九

二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
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
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
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為內應。
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
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
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
剛，獲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
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
巨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
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
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
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
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
尚從坐今既不救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
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
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漢書
在東漢
在上類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切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

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

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殺允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門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

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
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
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
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
臨命詔曰宋翼登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
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
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等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對

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

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

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與平二年從駕

東歸為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兵選舉董

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渾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辭

執戟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鷓鴣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主

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太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獻傲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議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廢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騎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劄下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亦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下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下曰下以寒粹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托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武庫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頠

不知改換
學或可不知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肆以中台星，斥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願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并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受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頠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附

唐褚遂良

齊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皇幸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華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臣類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惡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簡賢者保備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勿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貪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候子化為雉唯鳴陳倉雉鳴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臣類

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候子化為雉唯鳴陳倉雉鳴南

陽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愛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趙文恭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三

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為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在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知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止

大臣能決其對何事不齊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翊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漢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纁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板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頭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謚臣力小任重動胎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十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四

多此一表有功不居明功人臣之義當如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分委畋
思不淹晷成文燥然無不切機要官時推之勛平進
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裏言韋
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周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
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
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
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
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五

五

取鹽直四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
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
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
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
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
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
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
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
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

卽凡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
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
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
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
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謾怒拂衣去裾鏤於
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
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
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
妻自緹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五

六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
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
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
范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
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
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
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
畋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
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
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

種元年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眾寡，陣未整伏發，眾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皆遁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寨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是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釋濟兵，渭水賊伏甲偽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向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便鑿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罪死，畋奏言方關

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口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令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略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八

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徒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畋還葬，鄭表為請，謚曰女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睿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

宋范純仁

范純仁，字淹子，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

一五... 4 ...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
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
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
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
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
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政若
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
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
買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
缺時吾為糴之眾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
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
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
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
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
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
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
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
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遜小臣諮訪闕失純仁
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忌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一

無留意邊
功在宋人
謂此口者
體和局也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奏純
 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
 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說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汎格因護者遣使欲据撫私
 事不能得意坐失察察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
 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切名
 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勿不復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二
 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
 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
 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乃饑
 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
 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諫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
 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恐累公邪蓋夜爭輸
 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公活
 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
 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據錄立獲
 知慶州召為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社后非議

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
 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
 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
 則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
 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
 富貴故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亦
 文大深四方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
 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
 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去地使歸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
 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邊俘羞首鬼章以獻純仁請
 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
 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
 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覲言事性
 直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
 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
 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誦宣
 后上之諫官欲實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
 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廢於

千女讀之
猶規

三十三
不必疑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
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
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
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
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主存議
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
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
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
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肅盡母道明肅上宸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
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
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
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
非誦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自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處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下開納陛下以一蒸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歿貶所將不止一蒸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承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承賜茶藥論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官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宜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上醫視疾疾小愈巧以所得冠帽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帽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謫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宣仁之誣謫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若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口此小
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
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
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
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
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
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忠
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
畫，肯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
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丞丞弟嘉
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
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管仁宗始政
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祖惡其持情近薄，下詔
戒飭。陛下能法仁宗用心，則善矣。知真定府，移定州
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
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
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
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古人樹立
承有不勤
勇於民事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
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者知名之士
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
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
住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
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
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
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
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
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
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
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
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
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為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漢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即位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拜丹使其使黠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又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大將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

札密訪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撫乾輿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閣圍有昭容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官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河干以私。不市恩。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終如不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永興軍。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藜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奇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能使人
言法

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成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難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日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溪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刑又為建康通判守臣兀木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彙一揮而成帝親收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收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葉天祥不呈葉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祥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間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以戶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生于此日
此等議論
發于此日
河恬可憐

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舉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
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闕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闕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於
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闕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
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
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
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
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
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
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
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
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
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為守世傑不許十八
日伯顏至阜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
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
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
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
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為與國則宜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
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湖閩廣尚多未

程死命也
人生一死
耳何足惜
之慶外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
矣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
外久之復遣二路分屍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
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
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
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人板橋兵又
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去虞侯張慶矢
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獲濬解所懷金與卒獲
免募一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
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
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
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天
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益宜中棄温州入閩
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
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叅謀趙時賞諮議
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
洙蕭明哲陳于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
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
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
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
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送
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
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林
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
兵構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
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
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
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
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
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女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
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而歸天祥
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
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眾臨刑同
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
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
進屯麗江浦六月入嚴澳益王昶衛王繼立天祥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表自効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阻險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天祥與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尊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救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于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眾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許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慶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二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大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須知自古
大臣何嘗
不切

于此見信
國之大

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族。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二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終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摘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為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一

三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日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遠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一

十四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湯太妃番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五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
而世傑劉義各斷繼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
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是時其
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
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
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
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
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
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魯爲帝腹心日與之
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
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
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
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
衆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
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
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
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
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取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書夜不冷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螭坳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開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覓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齋詔赴柳林，及旦脫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臣類

七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郊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臣類

六

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
兩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
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
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
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
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為
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
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元

宜人知大
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
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
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為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
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其
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
月命脫脫為太傅提調官傳綜理東官事九年朵兒
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
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
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
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等為僚屬皆委以
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
尚書傑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
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脫脫信之詔集樞
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
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
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傑哲篤
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
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傑
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
何者為母何者為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
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
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
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
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
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

惠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三

河間鹽運使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為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請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官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相為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為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殺皇太子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三

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宋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郟人也為桓修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參軍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垂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為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理留任用伏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水編類纂

卷百全

三

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眾壹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謝顏性偏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嗜酒放縱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

以官許人此謂朋黨

義之多行不義以自

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

水編類纂

卷百全

三

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于陛下之慈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其日守關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酌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導引船為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之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為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上不綱人望未改美之中才塞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目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眾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即位是為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遂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三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三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一

百五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徵薄勝年老被病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赦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歿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二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毋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關於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為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諭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免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二

臣類

三

傳

備

其六類公

吉温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誦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奏為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俾濬墮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案之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眾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傅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飲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之以為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服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覺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著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自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八編類纂

卷百全一

臣類

五

八編類纂

卷百全一

臣類

六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各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言宜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跋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宜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
 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
 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違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
 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八編類纂 宋百全 臣類

麾其眾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
 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
 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
 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
 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
 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
 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俾將吮
 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
 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魯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興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常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八編類纂 宋百全 臣類

存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
 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
 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
 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頊護喪還帝廢朝
 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月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
 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
 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晉討護密有功

靈晉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
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辭職
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
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
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
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
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
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
寔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寔督餽係道募士市
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罔嗣業中流矢率衆推荔非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五 九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成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寔列卒取之斷
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寔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
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寔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
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
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
秀寔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五 十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
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
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
死惟秀寔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
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
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
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
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巧諂於市有不嫌輒繫
市人椎釜鬲瓮益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
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
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晞願奉
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護者死秀實曰吾
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
晞大駭戒候卒擊析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
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謀
曰我知入不知早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寔署

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謀令謀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寔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准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積人饑死爾必得殺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城中士使銃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實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匍匐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劉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木垂涕悵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體以進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黃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纂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蕩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惟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錄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宮耽睡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覲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况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插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以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為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意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壽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謹傳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效明日后留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下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輔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依此行之願客曰以不難矣客客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

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母
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既詔應天少尹孫馨以檻
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馨乃還
凡投荒七年甲命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衛及鼎
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
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
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
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
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牀中自
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
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
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
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羣
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
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
書來喚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
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
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
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
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
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
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
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
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
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
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
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
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
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
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
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
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九

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躡踏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察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

王回等徵宗立函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為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三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謹諭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誣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允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畫監京城門，遣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為志完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選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室。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活。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灰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欽交游。錢與治業。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予干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

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也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繼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邪怨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官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在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璣
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其
將脅以死璣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
亦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璣曰然則
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
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
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
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為性
而罷在台五年纔復承事即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
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于居滬州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四

有諸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璣平
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愆最所恨忘故
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高宗謂輔臣
曰陳璣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
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
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北面
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璣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
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
僚章疏之降出者璣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
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離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
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
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
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璣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
卞日聞璣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提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璣而遂
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璣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
之璣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
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精
古之士也璣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四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
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
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
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
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
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
東南王黼童貢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辜社而京師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逃遁有度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五

一而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曰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用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竊問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六

百五

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眾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乎震地有中人出眾衛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皆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激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逝死乎吏曰吾亦

八編類纂 卷百三

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替誦工諫何所逃謹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閔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借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夫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旣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懼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
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
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
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
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誦報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塗炭立
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人居都省好問曰相

八編類纂 卷頁三 九

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
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
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純之可
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祭致疾則負罪益深乃
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
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大宰位太后自延福
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
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
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侍御史王
質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
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
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圖責書於陛下疏
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八編類纂 卷頁三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
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
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直以糶民
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
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
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
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
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
營俟告辦回轡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官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至順昌聞羣盜之閻羅小張俊者梗頰上道皓與其黨遇警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結罕迫二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漢切命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外常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木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麩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計北嚮泣血且久臨諱日探文以祭其降淚積舊臣讀之皆抑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殺冷人震懼奪魄燕山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人追之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
 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康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
 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
 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永無中
 原意乎檜不懌謂皓于適日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頁三十三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
 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
 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
 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撓寄聲檜怒翌日侍御
 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
 鏐宣言燮理乖箠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
 愈怒繫鏐大理獄尋流嶺表鏐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年六十八死後一
 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諡
 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
 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曰湯武聽民而興桀
 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
 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
 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
 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頁三十四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日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辱舉大
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滑口敗之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
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
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
大臣而亦為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憤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會議可否
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
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六

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慕其書千金其謫廣州
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
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
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
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
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
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
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常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即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關不搯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躬自汨，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太膺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唯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鏡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

自何舉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兵柄，遷其眾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如此會談
如獨語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光廷等遂下親征之
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
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
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
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
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
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
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
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
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九

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
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泗州與虜矣金人
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
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
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
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
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
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
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掎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
持鐵鎚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
第為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
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
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
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
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
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
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驛製馬楯
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葉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在於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其禮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

文也某日進其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適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適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日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所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古者正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志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出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用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人獨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

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存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菹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
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
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
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
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借
非權臣而借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
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
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
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
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三

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
棄記不可作也侂胄志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
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
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
民謀危社稷吾頭願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
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場謚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闡帥才也時襄陽被圍
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
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入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
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
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醉歌
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惕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
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
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
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三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
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
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乃斗
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
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
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
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
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
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啣壁與觀之
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賂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海道以妻子託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揖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贖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
 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五

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
 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
 也迺手為表起居三官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抗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
 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
 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
 之喪歸葬丹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
 不肯從眾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
 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容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
 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
 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盍少下
 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
 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
 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
 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為問曰言兵必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五

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橐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
 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
 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
 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
 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
 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團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
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
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
中有來上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
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
興帝崩於匡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
如德將肯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
得遺書夢炎口江南無人材求一瑕昌飴甥程嬰杵
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
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漂漂無所容急以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豎淮夷不
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
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
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
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
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糶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厥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
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
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
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
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
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
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
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
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
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
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楊時楊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
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
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
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
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
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歌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
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十九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
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
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
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
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
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
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
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
加廷芝叅知政事宋王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諭之
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
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
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閉野幕
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
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譚上已
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與
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
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襍牛皮麩羹以給之兵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十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十九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
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關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西門關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關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志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關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徙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關妻邪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口等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關嘗病不視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三

三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開強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關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關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關既歿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元福壽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一年穎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此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討之而後以聞十六年三月以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三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四

臣類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榮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

作史者只在快筆不

可謂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四

臣類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圖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整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黠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黠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

人編類集

卷之四

五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實父紀叔父譙皆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敎以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叙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荳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六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操以畿為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衝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冠殺滎陽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

1. 2. 3. 4. 5. 6. 7. 8. 9. 10.

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郛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諭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採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

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

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
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曹不篡革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
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八編類纂

卷頁西

九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藉便為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

完備

竹林七賢

八編類纂

卷頁西

十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建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諧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承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盜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殺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蓀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悻悻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浩帝大怒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二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頗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烟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戴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八 尚須集 卷一百一十五

官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逆之日，歌謔鼓舞，殺生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或外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如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此且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會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繒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八編類纂

卷百八

十五

八編類纂

卷百八

十六

人工文章，未冠謁顯，況吳人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錫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錫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錫爭衷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至是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棟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關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玉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即承權為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權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權外則慮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權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七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勸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獲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箱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詎不忍方諫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賞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還延無功賊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七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賞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四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遠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八編類纂

卷一八四

十七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詔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正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八編類纂

卷一八四

三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即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人編類卷 卷之四 王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為監修以不葺局不得署名至挾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宗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刑州李漢超在開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投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遙相救應如此則山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黨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盛夫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北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別為嫂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亦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日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為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汪拱宸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姑立法耳方平日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仔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太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坊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清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計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親王也。矯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典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五

平持撻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那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會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燾與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眾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官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五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關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關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堯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為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即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八編類集

宋史四編

三九

弼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奇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

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八編類集

宋史四編

三

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太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眾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沈沈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推貨
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
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
體仁宗遽止之堊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圍後謂
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圍陵使鎮曰嘗聞
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
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論
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堊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堊推恩皆
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直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為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會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在諍議
者競為激訐至汚人以惟箝鎮獨務引大體非開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
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
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
建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
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
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
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
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
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
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已
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
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
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入編類纂 卷百一十五 三十三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莫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入編類纂 卷百一十五 三十四

帝為孫光武視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8 五五

宋人主多
極得體之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修
修意修乘問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
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
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
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意
即是効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
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
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救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
盛時視穀貴賤發欵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公於卷第
先後其若
水其謀國
如是信乎
精神不兩
用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
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
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
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
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余
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
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
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摘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
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六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
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
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
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
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
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
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
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
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八編類纂

宋百四

三七

口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塋者輒為主之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荆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八編類纂

宋百四

三七

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少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
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
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
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
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
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八指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為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
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經者也服既除至塋又服之耐廟後即吉纔八月而
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
服以造殯官是以吉服臨喪人主素服在上是以先
帝之服為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
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為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
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
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
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
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為
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
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
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
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弗聽
八指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
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
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
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愿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僉充種誇典西事。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日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槩。熙寧免役之法。

之卷五十一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濠。濠廣十有二丈。溪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濠。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候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可法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十三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二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倖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屛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蓮壑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飲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敗，率眾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十四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規之動息悉知
 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糴
 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
 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
 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
 知之大人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
 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主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果封至南海郡公謹清獻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以文帝朝
十年不
調資以
其論
史風朴已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賞為騎印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刑賦

之為僕射。從登虎圈。止問。止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止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畜夫。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王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十年不
耳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止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刑賦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可此舉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

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

王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

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為秦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

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

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

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

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

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

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

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為

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

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

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

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建。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

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

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

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

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

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

餘慶為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

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

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織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

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此亦為

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放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戡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五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間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譴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繼刑慘獄嚴華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夷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匪內牒叫閭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匱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誅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壽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孝謹妻龐為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孽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斌訟寃有功明其在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此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入臣小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六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寶希斌等請以已官護有功子倫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惺平糶

李惺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糶 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補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糶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克詭曰善俄賜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忘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葵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賂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偽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葵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為兵，九戍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齋場貨經，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涇，下年之有云。

正法不終
有古如此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奏已，即削橐，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胄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為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為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官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起目

作凡

兄弟破

食畿縣百姓乃接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為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率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渠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瀟洗瑕穢率聲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為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賦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

先說病妙

清亦如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華洛是計遂得者運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較棧車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與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拘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潭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來河為藪材狼聞聞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十里屯戍相望中軍皆歸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繕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渠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毀聖慈育特賜生全月餘

家居遠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

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

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

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

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馳

使勞曰卿朕勳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鞠宰臣元載晏以

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

李涵常衣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公凡所居
再在給進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

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

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

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

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

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趨督倚

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

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

韓洵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

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被誣而舊史措明其功懷

諫以為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

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

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怨寘佐競前請救

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

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

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

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

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

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

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

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

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

儼分主之召恕為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

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

分諫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

以恕為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

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成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若此司專行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十五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從點司是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衽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司使，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丹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六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雍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諷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抹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推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為三害。推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八編類纂

卷一八五

十一

妙用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得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于子并頭子雜用等。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自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猶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悉知慮於食貨。弄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制

八編類纂

卷一八五

十一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臣類 十九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臣類 二十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遂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母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二二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日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為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為諫大夫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二二

澤詔書吏不奉宜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典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第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姝假令京師先行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二四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好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疾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此干之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五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譌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以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六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日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嗚呼夫五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為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象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怨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孺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宗嗣徙封沘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宜楚國龔勝生黨鮑宜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守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宜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宜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

讀之如在
寒風中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誦絕人間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臣類

二十九

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
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
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
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
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
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
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
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
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
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
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
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臣類

三十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
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
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
屬車之行遂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述遷此
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
人編類纂 卷百八十四 臣類

豫州刺史敞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
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
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敞上封
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
譏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
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
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祚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浸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
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
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
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
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篤既無以佐恩慮

天理人心
之論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啟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啟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啟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欲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敢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頴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頴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啟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啟啟以爲可禁啟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皆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啟皆召見責問因責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且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啟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精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精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啟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啟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有司以奏啟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啟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啟獨奏寢不下啟使賊捕掇繫舜有所案驗舜以啟劾奏當免不肯爲啟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誅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百京兆再安能復案事啟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敝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自便利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六

五

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以耳目發起賊王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窟蹤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棘中敝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敝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敝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佞赦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薛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六

六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刻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天子待故
吏至此良
不薄矣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紳歸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王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翰掌畜官使研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答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臨近遠
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七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
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王名起居使吏告曰

非人
所測

非人
所測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媾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為鉤箠及得投書削其王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
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後用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某掾卿
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假什無所避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印時伏辜廣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八

為人。疆。方。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毛。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搃。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壘。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盜。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遂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一

劫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兵人也文成后之侄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後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于載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存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一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業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得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公准與李平淮

亮合攻破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
 降朝廷嘉之進駟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
 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破石茂間編舟為
 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藩
 以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
 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
 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
 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飲孝
 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功須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張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
 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
 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
 而直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
 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
 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剡下踏斬其首

府自劫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奪使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為
 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
 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尊
 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
 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
 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
 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
 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
 人而無半斗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
 收復諸郡餘寇尚克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
 以娛樂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檄招
 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
 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坐白乃
 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
 詠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既
 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
 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取出招安使頭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何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黨詠撫安于肉正擒詠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王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絕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誦詠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牙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

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牙首餘黨盡茶劉牙兵遇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垂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下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友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譴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羅之奏為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鑠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二

俗篤孝義為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九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二

陳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第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是掩土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止閣於龍圖閣
未竟賜坐上日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錦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日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壇塲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
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博
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鑿一見
之謂日子當為貴公卿一注等苦譬猶人家張筵方
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
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垂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
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
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
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
倫妖蠱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
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陸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為沐陽主簿縣依沐水

宋

宋

宋

宋

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泝沐者故跡漫為汗澤括新其
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
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
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圃植采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齊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
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吏館檢計淮南饑遣括察
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太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革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陣。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焉。盟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眾則囊橐姦偽。何以檢頃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羣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疆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項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揚

茲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鬼。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靡人情之何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曰。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功。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乘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屬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微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種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生事

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晉漢
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
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三萬人皆
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
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
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
山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
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障西
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六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八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諫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七

一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
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一生猛氣
消除此老
亦大授也

三〇九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厯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二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彭公于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遠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鏞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矜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
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
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五
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去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
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
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
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
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
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
奉卮酒為壽紉為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八編類纂

卷一八七

四

相人語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且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
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往至軍中具
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
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
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
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
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
人編類纂 卷一八七 五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人為壽畢曰軍中無以為
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
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
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
常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
側其盾以撞衛士什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為者
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手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韓信可屬大事一語

道破其底
程為韓王
尤見任事

可易言易語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次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汁餘萬人入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沛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歟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趨銷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良與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亦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八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置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特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八編類纂

卷一八七

成侯所十一年燕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燕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被燕布

八編類纂

卷一八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亦亦亦亦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國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温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温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華山。咨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齠虛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婁樓。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樓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婁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婁樓爲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猛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德。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
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
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
妃以下悉去羅純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
罕不_以堅親臨太學以猛為京兆尹符生母彊太
后弟特進彊德醜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
鄧羗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
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六

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眾辱猛猛以白堅堅曰必
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
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
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
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既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
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兄子純
謝罪於秦且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
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
大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
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
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
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
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備將士繼入遂執
儼歸至長安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
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
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
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
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眾乘虛襲長安李
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雙皆與之通謀幼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
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
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
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
為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遣
賤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
乘機取之恐異日有庸東之悔矣計皆不用雙等以
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温伐燕
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
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

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為救之王
 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
 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粟觀兵滎滙
 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
 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
 燕桓温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
 容垂追及温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
 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問晷東方之事晷
 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
 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臣類 七

為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
 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
 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為
 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王事慕容
 恪疾病燕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窺窬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為評
 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
 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却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猛言於堅
 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北至鄴垂
 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
 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
 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
 温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彙彼豈忘
 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臣類 八

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
 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
 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
 軍鄧羗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遣燕荆
 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
 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
 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
 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
 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
 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

一第... 1 兒下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
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
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
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
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
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
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命所能
存惜其徒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
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
疑為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後以作亂為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
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
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
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
守封爵酌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
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
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
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
猛曰臣仗威靈奉成負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
變與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

臣手若風
雷不雷若
魚水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為地
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
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羗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
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
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羗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
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
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效
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
羗羗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
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羗詰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
爾况國家乎慕容評為人貪鄙鄧固山泉鬻樵及水
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
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
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
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
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
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金棄
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羗曰今日非將軍

先成之而
生之先
推之而
許之

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詳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臣類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月而至安陽。苻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謝罪，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臣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金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暉，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為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羗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羗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司隸何足以擢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溫廢晉王為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臣類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謙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徹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總陽瑤為著作佐郎。郝畧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蠲蠶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於甞。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邇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受命。猛之破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送之。因命猛為書論。天錫曰。昔貴先公稱潘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羗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對曰。羗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為羗所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

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由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執便易且秦婿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與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六

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酌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窳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

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將勇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二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七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暇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入下餘口至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四家主尊卑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時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
夏將狄子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退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
鼓譟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六

者趙倪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倚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擒昌以
歸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戰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比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
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
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
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
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
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
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
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
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
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六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
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
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
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
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
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
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
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
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
 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
 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
 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
 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
 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
 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
 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
 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

八編類集

卷百三十一

三

北二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
 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至
 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
 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
 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
 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為司空性情儉一
 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
 崔浩廉若道生南番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
 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
 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蒙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
 揚兵動眾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
 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
 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
 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
 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
 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
 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
 瑕豈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
 行殺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晉

八編類集

卷百三十一

三

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
 汝穎間聚眾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
 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
 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
 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
 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
 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
 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
 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
 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不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項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遠眾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執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胃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慮死柄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斥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跋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判諸人不復餘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欲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尚書令劉潔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薨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因使人驚懸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威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為鎮將陸侯

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卷之三 2 三二六

所滅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三十六

環釧是曹正欲誦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上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面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歿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多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握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亦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求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為言北人無不忿志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三十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八

左編

臣類 謀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蘇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惡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臣類

二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欲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僭。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四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諂
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
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
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
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
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胥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王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
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
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
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
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
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纒其使
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
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日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語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目若
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
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
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
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懸吳東門之北以觀越寇之
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
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六

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
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
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
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
媿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七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既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歎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柱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關
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九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
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
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
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漳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緒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滑王之驕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

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滑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
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
者樂毅留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
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
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
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
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
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
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矢
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
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八編類纂

卷一八八

二

人新即位將軍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
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
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
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
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
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
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說趙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劫則

八編類纂

卷一八八

二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
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
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言割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達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闢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能方輓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矜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鄂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十四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導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五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擊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躐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尼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蘇秦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舡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夏五涪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五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朱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
 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
 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
 子廷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不為
 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欺勇與母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設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計秦機

宋言六

宋言六

宋言六

宋言六

宋言六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
 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的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
 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
 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
 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勿告張
 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此法本有
用之志

宋言六

宋言六

宋言六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
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
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
君在儀寧渠能乎且夫社稷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
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九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家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矚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
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
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
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
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九

國士卒安難樂矣。王明以嚴將，皆以武維，無出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舡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舡舡載卒，一舡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入守矣。黔中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臣類 三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為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臣類 三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病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臣類

七

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日無事，何不相見？願請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昔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卞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臣類

七

大者傷小者成，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亦
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成。
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
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
剋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
為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逝，相罷弱而相歸其國。
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
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成
辱，民必成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為楚伐魏，
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
再拜禍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乎？
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為公懼可也。楚有利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
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爵且後，歸猶
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一當于是一句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臣

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為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取倦而歸王又以

此術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勿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臣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成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尉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

八編類纂

卷之八

臣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幣望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項之而魏請為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日亦食糟麩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憐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九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俸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傳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長官何人
總其史氏
歸詞

快行

即解不
解之知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說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毀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九

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不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乎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說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三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平受寵
已深又盡
護諸將非
得此天功
未易服也

妙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傷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謔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四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宰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木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弗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上原不
下原不
六疑在
三疑在

應立也故
使與長
之也不然
君相疑大
仰以假王
塞其願欲
而無立功
者矣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
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
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
奴不覺陳平請令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
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五

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日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
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
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
於繁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
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護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自後呂嬃讒乃不得
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
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
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太尉勃
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
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
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
不得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六

漢鄼食其

鄼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為里監門史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界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煖易八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令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人即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五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

廣野君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
 食為大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及郤自
 奪臣竊以為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悉復進兵收取滎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十二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
 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
 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韓信乘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取信也

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口縱酒醉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亦數將兵上以其父故
封亦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
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雖結算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開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
賈曰皇帝起豐沛計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
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政由一家今王眾不過數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
陀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賈卒拜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疇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尉陀

訂別詳

更所死家得寶劍市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容率不過再過數數于鮮母久涸女為也平用其計乃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方

漢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
與鮮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一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纍善十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
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
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
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宋君臣
就讀

是時最急
山東故獨
正言之此
人眼見處

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
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
三秦與項籍戰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
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伴
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
與人關不捨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捨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一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
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印駕西
都關中於是上曰日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
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
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以喻匈奴注三十餘萬眾兵已業行

此舉易看
不足可

械非斷亦
非但自之
方略

大開昭微
以爲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阻吾軍械繫
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
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
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
本弱未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
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隍其兵視天下
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見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開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
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又發

諸生何許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惡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人編類纂 卷之九 臣類 三五

叔孫可取
知去蔡事
漢便足識
進退所請
禮樂以進
不為教知
不大謬也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而諛親貴今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口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節之
喜又欲進
喜又欲進
而不免進
兩生之怒
故通有足
象者

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戌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
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
人編類纂 卷之九 臣類 三六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
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徙通為太子大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許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

居其太子
名道感如
是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握天下震動奈
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
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湯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
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後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常
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者也惠帝
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
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
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得人也

不迂

漢文能用
也故曰
實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超遷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
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
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大
傳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出，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八編類纂

卷頁九

九

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備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未緡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宜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疢夫辟者，一面病，疢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

八編類纂

卷頁九

三

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人，陛下以天下之大，因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商若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外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授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俸，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膏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履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法
莊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攀兩廟之器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
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夫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以
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罔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別笞僇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
聖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
庶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所以
加此也非所以尊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

如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讓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集。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三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閉譴訶。則白冠。纓纒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擊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故。化成谷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文元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疎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扈。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四

侯。厘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嚙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兩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者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打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五

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鼂錯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六

鼂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為勞苦而不為功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錄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歸戰合刃之惑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以塞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遂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寡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比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二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六

衣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谷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九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隸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學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根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候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九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制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誅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為陽城中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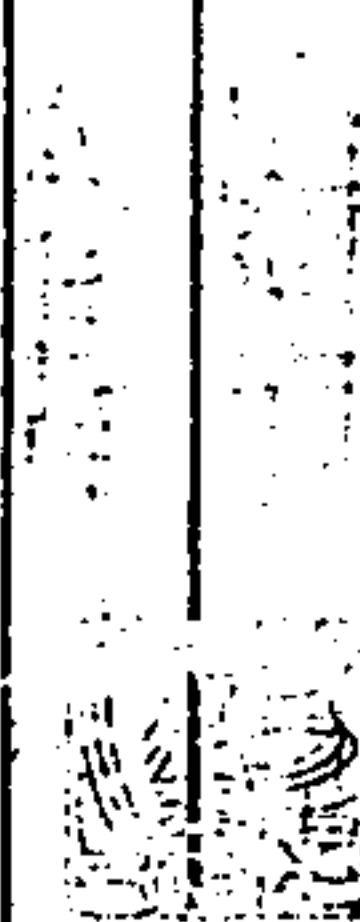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七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七



左編 臣類 魏荀彧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
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
之，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特操為奮
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操。操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為同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凌
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
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彧言與呂布同謀，衆
甚懼，貢亦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4 五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逢患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願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惟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鷄犬亦盡，嗾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乎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
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
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
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
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屯為漢侍中守尚書
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
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
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
夫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
寬緩法命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
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
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
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
也大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
何能為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
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
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
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
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
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
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
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
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
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畱知後事若攸
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
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
渡紹圍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
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
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
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
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
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操二表殊可取

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處爲首功。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或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五 六

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親勝敗之機。累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先帝貴指縱之功。簿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繹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五 七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及賈璽書。擣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操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或為論者所譏裴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達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閣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怡唐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可傷乎

或子粲何劭為粲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傳嘏善夏侯玄玄亦親粲粲嘗謂嘏玄曰子等世世全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此行布已敗劉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備而賊霸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人，迎糧將驕卒，隋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不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五

十

荀攸

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操爲流涕。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之入洛陽，詡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綵繒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內，邪？李將軍許我官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六

十一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
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
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惟詡
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
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
迎詡詡將行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
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
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
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
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
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
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
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
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
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
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
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
又與曹為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
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
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
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眾歸操操見之
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冀州
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
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
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
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
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詡為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
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
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
韓馥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
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
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
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不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
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
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謂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習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一四

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繇遣新豐令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一五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其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是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奔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岱為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責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目表歸兵。闔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正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眾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聞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一六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一七

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操還問之甚
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
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

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故樂書欲極晉侯其子不聽

死人橫於街路郗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與

庶政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

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

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八編類纂 卷百廿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

有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克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為

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
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
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八編類纂 卷百廿

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

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

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

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

誅皆英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

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伙起一人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困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鬪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交道及亮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諡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袁。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遺揚犬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竝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
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
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
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
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
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
失望時張揚為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
守繆尚城守待紹收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
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
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
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
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
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
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
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
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姑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
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
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
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
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
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
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
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
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
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
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
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
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
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
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
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故計糧怖
懼倘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
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
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
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為侍
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
 為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
 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滅霸等既富且
 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
 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悉諸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
 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八編類集 卷之七十五 五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
 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
 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
 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為吳矣
 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
 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
 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
 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
 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偽不貞之人者以其
 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韓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
 糾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
 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
 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
 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
 為作瑕囊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
 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
 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各作在職家人肩之出
 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八編類集 卷之七十五 五
 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律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
 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邪年八十一覽諡曰定
 侯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
 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
 名入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
 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
 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
 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所

寶實性不甘酒。視候甚明。勝者不敢發。曄因自引。擊
佩刀所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
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
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
渠師。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
悅服。推曄為主。曄規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
遂委其部曲與盧江太守劉勳。勳惟其故。曄曰。寶無
法制。其眾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
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
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隸宗民。數欺下國。擊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六

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
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
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
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趨以為遠言宜徵精神。
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假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
生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
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為主簿。
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
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
次出。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七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曄蜀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與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八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攻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與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曄曰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九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為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

一第... 4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才禁等為水
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
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
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
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
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專事

八編類纂

卷百廿

三十一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
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
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
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
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
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

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
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

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
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

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
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

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
甚權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

即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八編類纂 卷百廿 三十一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
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

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
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

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
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

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
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

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
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備任又不
能獨得論
至出於肅

原是或疾
本謀

既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權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三

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肯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乎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餘情愆德康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功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蜀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發謀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三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三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
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
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
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補遺錄

卷一百九十一

三四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
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
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一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敵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衰弊。遷
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
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
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
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
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
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殿燦

晉温嶠

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昔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現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一

一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閭閻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水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子中庶子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諫謂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

要作大事人不得不如此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誓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且吐握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謙敬綜其所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一

三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疾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問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非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而
嶠得還都。乃具奏。教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一

四

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
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
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
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
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
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
使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山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
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今江南六州之土。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
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一

五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嶠聞蘇峻
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
峻果及。嶠屯潯陽。遣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閉
之號。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
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珍寇爲先。未效
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願命不許。嶠屢說不能
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間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使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果共征峻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泗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微臣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重跡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浩氣若之厚六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與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破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襲登嶠重與侃書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日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願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迫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仇激厲，遂率所統與峻亮同赴京師，戎卒

人編類纂

卷九十一

八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爾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

此言以試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重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達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

人編類纂

卷九十一

九

突陣馬蹶，為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費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

八編類纂

卷百全

十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莖故人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

八編類纂

卷百全

十

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為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親奉重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黨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典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誅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厲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頃法典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興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當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禦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遠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
范羨詣典宗屬事與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
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
報命要典宗令往與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
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
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此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懼惟在
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
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奉朝遑遑人人危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三

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在尚書
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
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項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
典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
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
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
敗典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
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
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琰嬰
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
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
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
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惲為營明堂大都督引為主簿遭母
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孝莊
時盜賊蠭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
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
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柳
樹下前後斬逆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
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
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三

本有投刺
復索刺者
敬此

便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
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
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
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
高乾邕已見歡因給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
粗並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
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人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十四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
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
與大軍禽斬之歡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
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
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筭爰自我始能戢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

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
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
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連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
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
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
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
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
部築壘擁川舍舟微利是以援抱乘塵之將拔距投
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
舉螳蝦之斧被蝮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十五

候燎及鋒刃繞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
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周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
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奔侯景
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
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
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
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
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
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屨於股偏彊不掉狼戾難
馴呼之則反速而禦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逢

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卷全書 5 頁之下

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士
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
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
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
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戎業躁競盈
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人人厭苦家
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乘起腹
心魁弩衝城長戈指闕使探雀鼓無救府藏之虛空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七
請熊踏詎延啓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
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百
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
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
恐革車之所轉轉劍騎之所蹂踐杞梓于焉傾折竹
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歛軍門委命
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
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審泰趣潼關歡軍滿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騎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寶泰常為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寶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入之道故綽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先修心凡理人之
心者先理己心其二教教化凡謂牧野長谷宜洗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七

心革意使百姓豐登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
既勻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
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
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
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甚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
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椽榱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八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日與其善。善寧其利。淫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管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過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達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郵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九

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即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
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
彥章兵焚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
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
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
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
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
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
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
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分兵
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橋巢穴莊宗果于是夕
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
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
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
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
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爲然
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
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此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
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
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
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
允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
韜父諱弘革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
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
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
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
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七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
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
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
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
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
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卻而不自馬牧軍使
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
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
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錢

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
 知而知祥肅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
 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
 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
 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致副供奉官烏昭遇
 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
 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攻
 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
 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
 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
 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 三三

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
 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
 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
 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
 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
 揮使藥彥稠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
 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
 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
 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問邪已而捧聖都軍使
 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
 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
 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
 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
 璋以搗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
 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
 其家賞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
 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 三三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瑄自太原徙天平不受
 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
 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
 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為陳
 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
 也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
 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
 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四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

此用奇用
正想見一
時方不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被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趨背以攻汴，為搆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厥茂以取蜀，為不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眾，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朕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始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
謀而一之以王天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
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
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
師眾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
之卒其新入部曲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必邊進
築與敵郡邑六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
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
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
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六

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
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
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武稟
焚廬舍毋傷人氏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
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
兩淮杜其樵採而過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
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
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
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
越恃其嚴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肢解不續外內
限絕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
乘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際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
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推拉荆鄂
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六

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舒和西及於蕪黃徜徉恣肆以規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為之
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
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踰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
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
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
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

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弭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僥倖之舉乎開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手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偕志水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此宋一機
會也情乎
無人

誠之真州
又不報皆
非徒使人

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鎗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論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謚文忠。明年宋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二

三十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銜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謂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銜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二

一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銜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銜南鄉，賞等西鄉，銜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銜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銜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銜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唐史補錄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王尊勅丞相

巨爵等奏

天夫檢
太子左
太子右
太子中
太子少
太子師
太子保
太子正人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
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
寡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
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濫哉幕府
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
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
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官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關堅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眾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關堅縮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袁楚各規半
相魏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通臣不可不
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通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家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
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
夏耗教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恐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
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存屬爰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慙惟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民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常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陸贄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章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四

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馬遵論諫諍詩 乃大臣之任

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范鎮論二府當執 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未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

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司馬光 辭賜金

臣伏觀宰臣魯公亮等奏以河朔苗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司馬光論幸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邊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遣歸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察妄指他事讒臣奉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視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口甚一日其所讒者蓋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偽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為朝廷盡忠竭節而為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願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謫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為然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

八編類纂

宋史三

八

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為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遣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郵遂以為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為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為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

八編類纂

宋史三

九

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泊至河陽踰年陛下已即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此意於臣尤為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據辭避三朝恩寵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

恩命以

高郵論述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可見也蘇轍論執政自擇臺諫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慮夷之

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况于人乎真德秀上丞相書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九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諒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劉滄論左右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相宜特加精簡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者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
修撰日曆臣蒙乞委宰相抄錄言勅送付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
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况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

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
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臣等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
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
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

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
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臣等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
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

詐命為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
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
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臣等乞論舍人不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

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說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歐陽修乞力拒浮議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
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戢山川之險易未

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
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日皆留在邊者此沮抑

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
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

仲淹等威名已著羗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和禮

大臣不可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眾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係讓乞令韓琦仲淹更任內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詩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高馬光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疑今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為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强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克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五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為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眾是非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論除拜大臣

臣伏觀近日命趙高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

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旨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蔡承禧論除授當經二府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人朝免拜詔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二十六

十五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蘇軾乞許文彥博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

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

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

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

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

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

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

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

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處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二十六 十五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蘇軾乞加

張方平恩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

有本傳
議其
為古
路矣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
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宦恩倖
女謁皆得以于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李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八編類纂 卷九二 臣類 一八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杭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
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
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為邦彥等擠也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警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此日用兵偶然小
有不和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
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
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
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
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
臣不能以一家灰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
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臣
八編類纂 卷九二 臣類 一八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
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
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弃宗廟社稷之名何
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
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
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諂諛忌
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
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
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
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實位遠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子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隳邦彥等計中又隳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子

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白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弃之耶其意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姍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觀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項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筏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

父避虜又
避水米大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管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

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
 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
 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闡外之事盡付神師道實集
 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
 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
 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
 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
 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
 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
 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兩族
 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
 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
 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于冒天威不勝俯伏
 待罪之至

陳東乞復
用李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三

臣類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子皮曰馬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三

臣類

能事大國乃寃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
 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東大風
齊北宮

八編類纂

卷一九三

二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八編類纂

卷一九三

三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
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
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
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
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四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為作大言使
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
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
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然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為真宗言皇
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
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
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
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
自欺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五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
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
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
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
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
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沈不用準問之。沈曰：願其為人可使之在入土。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入下乎？沈笑曰：他日
當思吾言。沈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
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
已。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沈嘗讀論語，或問
之，沈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
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予以私。公
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對立門內，廳事前，律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
廳，事誠隘為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
謂左右曰：沈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
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
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
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
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
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
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
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
并著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
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
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
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
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
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
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為

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

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

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

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卷動有

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

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

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

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

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

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

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

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

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

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

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起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沈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言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三

十一

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富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皆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三

十二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
 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
 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
 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
 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
 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
 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
 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
 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
 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
 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
 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
 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
 薦安石覲以問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
 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
 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
 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
 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
 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
 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赧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沼樞馬皆驚神宗自爲碑
 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勳贈尚書
 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
 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
 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
 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殺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身海內之民歎折鼓舞
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
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蒙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
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
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
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其敬服
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切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
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
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津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
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
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
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
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
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
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
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諧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
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人
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
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
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
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子
季成子與翟觸即翟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
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遠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廷然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漸曰：觸夫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久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靡，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搯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魯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蔡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蔡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八編類纂

卷三

六

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蔡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毅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毅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毅怒曰毅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唐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毅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絕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儒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拔其俊異者龍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揚州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行幸朔皇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臣類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舍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謂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直宿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臣類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藉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奉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彼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標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于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其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和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為講官第一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願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四

臣類

一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令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考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下財覽眾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四

二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章帝尊師傳詔安帝時。二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二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興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眾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眾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依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篤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仰朕憮然大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
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道仍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內侍省置簿爲掌餼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川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
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
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
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
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六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
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卑諫待之美皎事往不可
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殺戮大臣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說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七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

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收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鳴夷而投之於江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八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疆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

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墁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蔽于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漸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倚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是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悟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三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籜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
 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日昨夜三
 月並出彗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赦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四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
 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
 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
 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
 引問詔創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

由稽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博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為獄辭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懸令希旨杖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鵬兒以姦

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妾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憲至臨

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

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

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万候高高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尚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尚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尚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

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

八編類纂

卷一九四

七

八編類纂 卷一九四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承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嘗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登承侂胄密諭箝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謬者遂以為罪云

八編類纂

卷一九四

七

四二二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緹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漢官而歸以驕而特而亡

八編類纂

志百九十四

十九

八編類纂

志百九十四

三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大臣不可
不知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職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拓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為將如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典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誠記有徵蓋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成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功臣錄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隘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奮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殖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闕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散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典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未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范曄功臣論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汗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貧汗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論平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讓初上嘗使頴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頴又言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書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請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業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按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勳都棄仙
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
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
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
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
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
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
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戾恐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
皆起泣謝

延陵頴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九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
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
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以此思之
三而益者
多矣

此二卷皆
天治所當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九十五

臣類

四二七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臣類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入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貲助邊。天子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緜氏令緜氏便之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
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
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
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
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
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四
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
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留意
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宋晉上光
武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
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
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
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
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蛇蝎今兼天司既滅六國

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鄉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錮苛救赦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天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五
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不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素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廢處
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護譽拘檢者羅毀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承者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踰躍升騰起等踰匹或考秦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淫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靡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火膏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六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雄上孝

順皇帝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徙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七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其八則宜
其八則宜
其八則宜

其八則宜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
志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為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
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
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王嘉擇賢疏

淮南袁甫字公胃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辨稱嘗
請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晏曰唯欲宰縣不為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為帛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
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
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
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
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
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
尊立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堊
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
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
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
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
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
恢秩中二千石

此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
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
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宣宗時于延陵為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
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
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絢擬李遠杭
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
人絢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
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
然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
官上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
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
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
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
間間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
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
見乃起入宮令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
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撰

餘二百人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
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
論借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
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壻為
堯州路總管俗尚鬼墾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
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
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
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
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
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
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
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撰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八編類纂

卷一九五

十一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班固循吏傳

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長史何景
下次和

漢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悉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繇屬，不絕課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八編類纂

卷一九五

三

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勿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勝中最好
謂言不可
枉通

黃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時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

八編類集

卷百九十五

臣類

不知是何
以不下堂
而知

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窶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養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八編類集

卷百九十五

臣類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第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窶。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循良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廩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三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六官園種冬生葱韭菜
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
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畜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人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十六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
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
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
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
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
祠祭至今不絕

秦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
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
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
之鄉縣于是奸吏踟躕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
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
寵甚異

人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臣類 十九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
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
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
還牛請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
郡國曠傷椽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誅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到處拾官
可以為政

肥親好廉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為南陽太守。典歷二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三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宋均為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三

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吳祐為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

原原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三

平，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縵而死。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昆知治民而不怨死

畫

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黍弧蒿矢，以射兔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舉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太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三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刑部

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止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日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奇在兩州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在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祭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之兩判可大用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由為御史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真與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莫謂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

除君喪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
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
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
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
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
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
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
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五 臣類

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
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
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
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
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
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
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公獨為之故汝人愛之
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君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
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
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六 臣類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詬莫大
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
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
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
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
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臣類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中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行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人。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進曰。吳何須

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請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衣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履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臣類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秘書監。韋澳嘗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施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八編類集

卷百五

四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迎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詭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茲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上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河...
將非官爵之不高官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漢皇南規上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臣類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上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
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
逆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
百矣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
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弋之術或有
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也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
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
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臣類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
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雖力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
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目考人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舛輟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岷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六 臣類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文情要結 有則則當 附第一手

以竊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魏曹植表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六 臣類

九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主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起立五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臣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術封范雎乃止壽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功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深者其官大能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絲梁有縣蒸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六

一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人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懷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踞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踞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踞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六

二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素載而出。昭關夜行。書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不幸。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雖借非事而昭暢得之亦在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常流。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主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卑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其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新

秦折伐秦
謂高之策

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始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物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新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奔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六 臣類 七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若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言此古今 翻案第一 字也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六 臣類 三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六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苦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九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鄒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奠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由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趙還

趙妖同郭曹壽妻昭上書請趙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
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
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
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
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
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
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若若捨戟開關則冠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
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
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
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
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
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
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
紆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
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馬琦曰古人謂此貴當可使賤如卿不
可退安所稅駕哉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
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
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
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闕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公同長吏歲時以朕

意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四

五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渡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詒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七

七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際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元稹上疏

論諫職

玄宗時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日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救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其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臣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怨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殺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政獵者政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狂牧與人論諫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二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間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侷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下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麻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振濂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趙鼎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詠管蔡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鹿問鹿吏曰鹿何事最難鹿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搯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寒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經

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經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施為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是王還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燹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劓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七

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愛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
 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
 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遊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
 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
 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諄諄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
 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
 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
 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
 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
 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

曰日食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七

臣類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七

臣類

十四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可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亾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

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

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

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于是嘆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高祖顧羣臣曰今日吹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

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

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待宴披香

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高祖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與王之

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官

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

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

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寤癖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

失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

太宗禱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

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

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

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

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

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

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

意

直諫上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七

十四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皆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斷之東閭，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恃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斃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士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七

十五

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
 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窺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第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
 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蕢藜其春
 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
 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
 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
 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蕢
 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鎖乃
 解衣伏鎖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歸于咸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縮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掌轡

上曰將軍怯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瀨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罪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又有修之於官而壞之於家者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行自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

地賈山

武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奏吳

八編類纂

王書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諍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金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虢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愷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妓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二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頰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愛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呂覽達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八

臣類

三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直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開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八

臣類

四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間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委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諸尊亮與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五

張定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止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應。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

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六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謙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

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

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

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

所條對其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

帝覽奏驚異。詰且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

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臣類 七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

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

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

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

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

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

殿中侍御史何郊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

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

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

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

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

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

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

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

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

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

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

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臣類 八

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

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為政所當

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

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冷

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

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

封事者千數。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王徽叟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納諫

六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 九
春宜公夏濫於淵淵里葦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上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各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措魚鼈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麋麋四翼穀卵蟲含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於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鬪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鬪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鬪哉

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乘中諫之

大臣不可無此心
無此心者不可有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而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
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為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鵝鵪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亾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
游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宜廢罷
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請王參僚左

軍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
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
宋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
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
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
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
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開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
勅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
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不言遷者寓縣平寧京師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十一

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官悉皆輪奐又開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紐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温彦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眞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飲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口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
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
疋他日微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
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
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
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
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
太宗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
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

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
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
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若
不自知耳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暮
上疏曰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
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
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
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
孝本女擢暮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
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
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
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
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
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
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
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
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郾寧
外間頗以為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
無過白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
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
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
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諭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蓋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儉薄。多燕何用邪。懿宗勅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討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出。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歿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獻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七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簧鼓是非為擾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七

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閣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爇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熒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許之靈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

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
陽大宴捨遺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
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
闕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
過游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
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
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八 臣類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闔中論事
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
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質然實不能用也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
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
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沉
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
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屢詆內外文武之
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
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
書宜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
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
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
皆褒美姚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
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
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
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宋成謂之亟毀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八 臣類

馬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
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
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
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
園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
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取
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
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
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
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
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
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
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
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
身隱杜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
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
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三

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
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遠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
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
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
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
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
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
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
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
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
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
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威無以
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
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為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
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
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廷上意慮犯難貶官德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三

宗心庇之贄極言犯姦邪致亂德宗雖親從心頗不
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
得為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
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
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
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
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
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開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巖。贖津聞者氣塞。

此論亦未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遷序。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薪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倉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八編類纂

卷百八

臣

臣

苟免夷簡怒。斥監鄧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請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議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遠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若訥怒。

八編類纂

卷百八

臣

臣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軾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范鎮上疏致仕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當碎首以報陛下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也且憂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將類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於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睢王所欲用之雖起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聞盧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
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魏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
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
八編類纂 卷一九九

紛紜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
利者蹶士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八編類纂 卷一九九

如退亦其
兵法

法以酒
勢與也

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
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攜臂而盟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八編類纂

卷五元

將類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盜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八編類纂

卷五元

將類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樂類

樂類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崩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蕙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

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蕙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

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

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

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

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

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

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

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

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郢破之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方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虜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蕪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抹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

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駟。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

八編類纂

卷一九九

子

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書則也

然可見司馬法古書也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鉞。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狗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謂為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井詔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開

八編類纂

卷一九九

子

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開

公

事

有此議議
可省却諸
田宅月乃
下者豈該
西之別也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
 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
 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
 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
 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
 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
 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眾皆饑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
 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將類 五二
 燹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
 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
 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
 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井時更始遣武陰王李
 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
 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
 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

平平平
服其誠信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後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
 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
 不足以及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將類 五三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
 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
 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
 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
 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召異請。鄒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託。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乎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七

古

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截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使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七

古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銀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拔荆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唐紀九十七 十七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楛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譙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懼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卷一百七十一

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道亦破王元於汜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唐紀九十七 十七

軍謚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士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卷之二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鄧之進至峽州阻銳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銳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閭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五

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銳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於巴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銳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遠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卷之三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銳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五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銳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銳敗悉請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銳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銳降乙已銳以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銳帥羣臣總縷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皆銳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志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利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歎附銳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銳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欵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

八編類纂

宋百九

子

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囁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慧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向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八編類纂

宋百九

注

行臺以靖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大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靖縱籌計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積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
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
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
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
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爾等雖敗其眾猶盛若走
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
惜哉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伴以從遣前鋒二百騎
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
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
子墨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
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
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
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頡首
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
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戶至五百既而日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
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似不能言以沈
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
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
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
枝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
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
賜靈壽杖項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
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
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
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太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
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
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
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帝籍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并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其謁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帝籍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基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為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帝籍

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金牌余賄為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緝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未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澤殺其子晉王敖魯翰眾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系外編
下自河
北入

十里蒲察烏烈各赦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
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眾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郡族謂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
宗翰希尹掩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
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
中太宗即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
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
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
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
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都部詔曰
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
入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
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
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逃誘擾邊民今宋數
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常
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
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
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不遑宋制
北極之以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為左副
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
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
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
木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
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
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
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之
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
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
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陘宋師
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
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
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
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
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
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
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為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
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為敵據開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
于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
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朔與可求隨援之可
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
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朔在朔州由馬邑
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
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朔與可求會麟府
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骨肉財寶盡
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
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
亦喪氣矣由是痛朔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
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賸以興復遼社
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
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几室曰
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
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
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和則兩河非我所
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拂
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
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河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寄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
京如運臂取物固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討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維
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鵬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滅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散刺
盜等先過被天井關進逼河陽被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聞月宗翰室汴與宗望
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
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
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路祭器火樂靈臺圖書
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穎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麻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遣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九

三

戰平陝西銀木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築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捷懶乃遣拔離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日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麻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九

三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衝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耀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燮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關汲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將類

五

遷其民于河北京西州郡皆陷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將類 開創

全宗弼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樂宗望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主在鴛鴦樂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將類

一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眾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胸大破黃瓊軍遂取臨胸宗輔軍還遇敵三萬眾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眾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全太宗皇帝 乞買即位 天會元年 未宣和五年 年也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
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
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
等破鄺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
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廸虎合
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
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
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
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
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
人編類纂 卷二二 附類 二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
人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
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艦
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析之聲自
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
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
而賊宗弼乃得至江寧捷頓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
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
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
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人編類纂 卷二二 附類 三

守此吾豈能遽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千錢
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
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
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
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
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
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
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
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
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繡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
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繡五繡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
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
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
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
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
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
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
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
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繼

興五年也金熙宗即位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濬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瑞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祭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臺復與鵬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五 五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祁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敵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瑞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五 五

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敵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敵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迺遣左宣徽使劉善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璫玉册册康王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用勤裁節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秦狎至願身列
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若等持節冊命
爾為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
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
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
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
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
于道兀術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
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蓋
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八編類纂

卷二百

六

七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
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茂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
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捨水際橐駝殺
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
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
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
會大雪失牙帳野澤其且澤澤即木華黎與博爾木
張裘壇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
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傾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有各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如雨
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
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
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
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
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
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
金兵進至滄河殭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
入遣別將閣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
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並奏為萬戶
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
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
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眾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
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
之其下殺銀青推銀容虎為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
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
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
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八編類纂

卷二百

七

論與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滿速窩兒德王走免
 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為帥舉城降奏
 為與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眾十餘萬設節
 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
 十提控兵從掇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
 有反側意請以肅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
 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
 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木黎
 率蒙哈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
 使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為錦州節度使丙
 子致陷與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等攻
 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
 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
 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溜石蒙古不
 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
 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
 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
 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
 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
 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亦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瑛懿州周
 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
 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家奴咸平宣
 撫蒲鮮等率眾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
 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
 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
 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
 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
 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
 城及懿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
 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
 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
 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
 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己卯
 以蕭特未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
 打為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溫州擊絳州克之庚辰
 復由燕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
 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
 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
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
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
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
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
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
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
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
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
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
八編類纂 卷二〇〇 十一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聚鄉修縣降
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駐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西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二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覘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衝敵濟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八編類纂 卷二〇〇 十二

見金兵卽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
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
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
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
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
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
坊州大饗士卒聞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
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
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
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致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
 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祚拒守裨將蒲恭定任監軍王和開壁降
 遷天祚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
 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
 何時而定耶且達君命得為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
 絳拔榮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從為金有至
 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為河東要害我
 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十一 附錄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刺拔都黑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化南越牛嶺關狗宋
 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
 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
 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
 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
 幹可襲領其眾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戒顧諸將曰橋
 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
 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
 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
 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
 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十一 附錄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
 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
 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上旭烈兀開西
 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
 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
 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太
 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濶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置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八編類纂

卷二〇〇

十一

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以不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八編類纂

卷二〇〇

十一

意其所不

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搆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木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木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

八編類纂

卷二百

十六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木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喪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罪

義

漢書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伯顏與阿木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蘄州皆降阿木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遣人逆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廬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大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眾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木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持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合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荆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梁

傳旨召伯顏赴關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道
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八編類纂 卷二 伯顏 一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
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
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
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反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
正月進軍臨平鎮次阜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
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
反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三十八關隘

三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何
木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
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
不知兵乃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
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
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
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
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
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
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八編類纂 卷二 伯顏 二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戊
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第吉王昞廣王昺南
走而宋主昞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
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捷馬遂得脫馳還白狀
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因其敵開

舊選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五 三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
 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人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
 敢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
 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
 世祖卽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
 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
 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
 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
 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五 三
 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騶
 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
 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
 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
 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
 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帥
 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越新堡大破殺
 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
 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宋與國又
 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滯灘俱敗走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
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獲
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
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櫃門關
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
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
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
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
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
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
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
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
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
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
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
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
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關
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
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
木卽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八編類纂

卷二二

三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程
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
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
沙蕪口入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木
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
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進
見南涯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
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攀岸步關
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
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
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
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燄漲天漢陽鄂州
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
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
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
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
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
執我邊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三月

八編類纂

卷二二

三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自持砲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四月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遣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為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眾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將類

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航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濫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木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木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非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賊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將類

精兵旗幟盡雙赤月眾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木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秦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秦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木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

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間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五



若略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一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
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
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
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然稱人公將軍所
在播燒官府劫略冀州郡失據其妻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響應涼州刺史張舉冀州刺史孟津小平津
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孟津小平津
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
中藏錢西園厰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
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
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
各統一軍共討穎川黃巾雋前與賊戰才戰戰敗嵩
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以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之六擊之四面傷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向乃約救軍士，皆東首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以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已於倉亭生擒十已斬首七千餘級。嵩與弟梁戰於廣宗，衆精勇，嵩不能。其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解，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孥，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心于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哉！」中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志志注。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女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冷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園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素不制，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去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止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素不制，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去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止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關。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窮關
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
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
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
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
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
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
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過道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唐李光弼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
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
嬉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廂兵馬使克赤木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
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
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
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
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
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闡寄詔攝御史
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
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
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黨皆散野光弼將而與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唐李光弼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五

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靈節
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
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津池而軍思明雖數困然
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
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糧
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
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眾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秦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鏖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

新錄

六

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詐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團練易合之

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

新錄

七

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願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憊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小軒用海
事不可為

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標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即斬于轅門諸將懾服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八

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其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寧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非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

八編類纂 卷二〇一

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頓與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寶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非人謳吟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非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賊斯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九

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弼請罪帝以懷恩達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潛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因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郟間來瑛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海

五〇九

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類此實應元年
進封臨淮郡王相州北平之改朝恩羞其策繆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
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
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
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郭子儀

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
其母謚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
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
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
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都廷王與馬
麟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王
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王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
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
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
先是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
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郭子儀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
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非關范陽會哥舒

一第 125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翰散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眾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濠師敗眾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良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審謀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獲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獲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子儀奉元帥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奮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眾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手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即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

史為汾陽
許正不必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俟吾小却
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
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
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
糧盡人相食慶緒末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
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
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
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
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于敗有詔留守東
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請

八編類纂

卷二二

一四

水會龍將
何為收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
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
朝廷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
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
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
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
合而少平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
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
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
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惘然

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
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
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
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備百計因罷子儀副
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
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
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
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
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
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八編類纂

卷二二

五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
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遂承詔麾
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
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
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
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
中乃遣知節率易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
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
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燒
破賊書圍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儀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有龍圖。左峭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逃，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一 七

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寔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罹剽掠，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朋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隄撫鯨，委宰相以簡賢，使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適逢，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四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眾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効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一 七

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人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葭州。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於是帝諭淮西李忠臣屯滑州，滑州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路奉先李日月屯盤屋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
 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
 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秦
 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
 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
 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
 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悉
 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一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廷郝德等皆
 請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關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凋耗

下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
 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
 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入兼數馬臣所
 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
 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
 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
 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
 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
 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
 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一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
 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
 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
 望故說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
 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
 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
 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
 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治順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復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曰是子為國恠祚朝宦不可為也更調貞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安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鼎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討賊從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項丘令盧諶所殺賁乃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礮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為衆斃死巡馳騎入城祗乃舉寇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怒。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關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眾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為百世笑，奈何！且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自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誅，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潮

開府特進 風裁如是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潮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眾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眾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八編類纂 卷二〇一 將類 十六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賊皆愕，始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為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食賊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堞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堦立柵，以守，巡士多餓，餓死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餓，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艾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自不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八編類纂 卷二〇一 將類 十五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怒罵
 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
 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眾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
 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
 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
 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
 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
 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
 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
 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
 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女所以志
 也至貞源李育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
 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
 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
 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陳
 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
 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餓眾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忠而有謀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十一

至朋友交
言必有信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
 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
 巡眾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眾不能
 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而嚼齒
 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
 以刃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為君父死爾附
 賊者乃大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
 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眾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
 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
 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十一
 亦不肯降乃與姚間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
 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
 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
 淮巡有弟嫁陸氏遠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
 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子遠
 髻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
 稱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
 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法
 皆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十一

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一

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山故吾止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
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
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
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
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
圍父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
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
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
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邵景山四節度擣角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一 肅宗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
鎬命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
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
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
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
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
州大都督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揚州大都督並
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
大將軍遠子玢授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
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廣

謙盧燮及巡遠雲爲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賜巡妻申國
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一

肅宗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平亂

宋趙范

平亂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藏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將類

一

冠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特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勦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楚州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將類

三

失此不右而右兜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擣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懽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楚州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論四總管各享安靖

之福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賤獲而以鎮守責之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望矜憐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願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兵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款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竇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聞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五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撤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撤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皋無益也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投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教復官職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六

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元本行中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洛
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
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
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
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眾幾
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西
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論士卒士
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砂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
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
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
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
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符不
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
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
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
下陽聿赴水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
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
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憂
來告急察罕領大眾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七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
察罕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
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
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
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
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
察罕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
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
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百里復大掠
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勦重兵屯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八

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
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
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
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
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
襄便宜行闕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
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
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
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
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鞏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駐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漢第

定河南

兵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曰宇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一

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
 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
 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
 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
 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
 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舉以為
 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
 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
 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追封穎川王改諡忠襄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為李羅所匿老的沙
 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
 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
 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竟其事太子又方節重
 于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搆兵勢相持不可解
 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謀為不
 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字羅罪
 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
 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
 七月李羅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關時擴廓遣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
 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
 漁陽為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
 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斤屯東鄙
 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
 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
 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南
 還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
 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
 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為謀主二十六年自募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起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為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泉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額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額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額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已不可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在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眾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此錄樂元家存七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疆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宜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游說而錯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立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突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出此若及考陝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泚水既渡

士大夫為野人之見者不少誠於子女玉帛耳

賊始覺賊眾數萬據桐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礮揚言於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將類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劔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為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將類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若諭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劔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若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四門突出賊後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日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埃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欄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且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寧詔就
 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
 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
 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
 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使會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博學 主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
 左編

將類 分編

西魏韋孝寬 山西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
 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
 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
 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
 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博學

一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灑遂清汾
 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
 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
 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
 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未日
 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
 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
 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辨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
 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

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帝公子孫維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勛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畧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齊紀

二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

自堅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郟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衛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而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赦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齊紀

三

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存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而斷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馬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致其下曰

子儀為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爾誠以子儀領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

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九年抱真策

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成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

彫刈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

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不賞罰比三年皆

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

乃日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

兵為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圖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

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

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幸奉天聞問諸

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

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

中離阻其奸為群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劄兵與回

紇圖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

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

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

漢耿弇 山東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為郎與王

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弇

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

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

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

時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請更始因齋貢獻以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自固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

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爾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

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韓烏合之衆如摧枯折

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入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

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

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從光

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弁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郡
不足慮也。光武官屬。心腹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
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勦中
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弁走昌平。就况。因說况
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弁與
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
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斬
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
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請營止。謂光武見弁等說
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與義侯。使得自置偏裨。
弁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况勸
永不應召。令請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北還。而代令
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
弁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
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
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
為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

牧。章順為上谷太守。蔡元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弁入。造床下。請間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生莽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
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
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
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也。今吏士灰亡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
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弁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
十郡兵。弁到上谷。收章順蔡元斬之。漢亦誅苗曾。於
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
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
鋒。輒破走之。建武三年。弁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
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護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
年。詔弁進攻漁陽。弁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
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請洛陽。詔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微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况聞弁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追封况為喻糜侯乃命弁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行類

八

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後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層令其衆得奔歸鍾城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宜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行類

九

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今來造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洶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灰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推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後謂奔曰劇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十一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壑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彥

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當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重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颯鬻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歆分部狗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折挫十二年况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十一

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奔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東漢寇恂

河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振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茲萬騎舉大郡

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郡縣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郡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與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二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

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三

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改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

不計

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玉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將類

十四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成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殺其使而降其城。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唐李光顏

河南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將類

十五

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權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澠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澠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則小澠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

可破遣大將田頴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資聚私怒不救重胤令節度取頴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為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資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鄆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一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偽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寒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磯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孺福珠璣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

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池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蕃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為援卒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謀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元阿禮海牙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南迎至於汴

此河南
西之語

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下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披靈寶。盩厔。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朶列圖亦以兵寡為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幾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鄒。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賞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一八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安豐等郡之粟。運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榮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惟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在南陽。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饋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為粟二千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巨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大原之兵。最為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為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十九

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為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查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關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激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藪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育從註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君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

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任者齋書諭之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而去難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欲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附錄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左編

將類

分錄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
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
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大得備力
此生亦不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誦眾未知所
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
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
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
生齋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
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
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即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擣兵騎收
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彌從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
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
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
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
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
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

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

四

三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褻創而起惟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爾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

四

四

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家不...

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殺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指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太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立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馳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八編類纂

卷二〇四

五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且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八編類纂

卷二〇四

六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為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

以田功起

以田功起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
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指又以爲
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
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
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
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
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將類

二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
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
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
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
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正統資成

并爲一部又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誘
而致之使來人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
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
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
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
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
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
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已死遣
吏祭之重遺其母與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將類

八

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
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
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
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
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
見誅遷兗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
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
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羗校尉議者多
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
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每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灑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城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請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禪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

禪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綬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瓘諭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瓘監軍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穰遺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千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遠乎艾撫然不樂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羗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十一

世於漢武

世於漢武

曰夏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領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讎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路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古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五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欽閣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六

蓋會與維出則同羣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搆鄧艾艾檻車徵回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權甚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為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怒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山與其軍

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與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十一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弄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玠得先著

敵不得合而我合

玠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十一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及劉夔率十萬騎入、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塔沙盡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

金分軍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駢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三

以下皆擣李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管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

列傳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三

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泆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

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于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鵲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鵲眼入扶風復攻援之獲三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裝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璘帥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州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美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美

吳玠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財。速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番依拒馬。枕槍擗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攜客人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策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集衆思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令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進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與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焉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瓜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隸何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頌其衆

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又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將類

完

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闢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遠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

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元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浩萬夔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將類

完

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卽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阯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煊空其城而遁

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殺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止師選諸軍步騎命先放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陰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七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

元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持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賽因也

賽因猶華言大好云

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寶雞入小潼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真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錄

後周于謹 胡廣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騎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板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為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浩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亮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于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大失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疾景欵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日得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親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

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謚曰文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書類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儕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躍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

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躍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躍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若火燭天殺僂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書類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
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洪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附錄

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徽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洪洪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洪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
南來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倭蓋遣其酋三人來迓洪與射獵割
鮮而飲馳入其帳倭蓋喜約爲兄弟酌馬酒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洪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洪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洪與倭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倭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金人鈞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洪麾先鋒救之挾
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眾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洪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洪
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圍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
將士疑畏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附錄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
洄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洪曰所謂堅者止築兩
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殺前右副點檢溫端傑之城
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洪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
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往往斬敗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
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洪帥師向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眾競登
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
招僭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寶環以草號泣自
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珙與僭蓋分守緒骨得寶
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
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
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
唐郢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
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八

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
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
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
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
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
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
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
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人
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
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
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
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
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
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
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
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止兵
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入隸
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
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增兵守歸州
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
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遣
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八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
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
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
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
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
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
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
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止兵
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入隸
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
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增兵守歸州
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
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遣
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

州湖灘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二層之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豐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豐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閩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邵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五千經商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冷屯江陵，尋進屯鄧。

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賚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積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其詳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虧既守灘積，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茂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隔一水，耳須兵節度。

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汶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匿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十一

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初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謚忠襄

魏張遼

張遼雁門馬邑人也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為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詣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十一

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邴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項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瀋山瀋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盡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函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十五

前急擊圍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板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典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十四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諸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從弟徹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

五

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

宋

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疾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

十六

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蹀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

就陣瑜乃自與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備漢昌劉陽州陵為

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

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

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

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

舉哀感慟左右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

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

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

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為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

者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

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

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

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

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

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

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京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
 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
 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
 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
 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
 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
 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
 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
 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
 涉獵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元

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
 諸家兵書自以為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
 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
 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
 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
 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
 即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
 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川塢為呂蒙曰兵有利
 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

從中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
 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
 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
 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
 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
 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
 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
 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三

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
 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鄴
 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
 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
 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
 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
 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為孫觀所破
 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
 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
 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心，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其宜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人家，有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遜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遜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英雄基時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

發

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膳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陸遜

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
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
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
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所復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
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
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被附是歲建
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
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
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
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
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
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念諸將並
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
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特用此寇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
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
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
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慮之土崩瓦解死
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銑鏡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
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戰陸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魏書 三

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何者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民不一旅而開大

水編類集 卷三十五 魏書 天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選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閑狹且水乾宜當急云遜未答方惟人種菽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用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臘，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聞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魏江夏太守達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笞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程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罪。赤烏七年，狄嶺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

五

古人之厚息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薦，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在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就穆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集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一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攻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諂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鐘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二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其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味其言論
分三代以
八編類纂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
 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眾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甫曰年是謂平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是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深
 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塞旗伏尸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為樓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齊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
 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
 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引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
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深屢敗祜復表曰
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
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
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
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
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新編

五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
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可不
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
與從弟秀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
棺之墟以自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
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
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
夏去襄陽八百里此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
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
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
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
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伐之盛孰如舍
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新編

五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
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
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
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
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
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來世
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
且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荆州人為祐諱
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卒二歲而
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祐廟。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
遜皓即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七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勅諸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
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
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
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
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
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

父子皆以
忠名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
督俞贊亡誦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
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
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
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闢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
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克懼悉解甲挺走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
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
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
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艦千里星奔電邁
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
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
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
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
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
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
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八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將樊顯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六軍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九

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

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遠。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十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辟為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晉謝玄

桓温辟為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將類 二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穎川梁成玉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建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城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既而安秦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澗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

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特類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瑩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瑩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瑩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瑩瑩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瑩軍詐云投附瑩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瑩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瑩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瑩等遂留船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特類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視之非詐勒眾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州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士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為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源遺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
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
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祝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
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
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
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
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為妾。平陳後六年，弼撰
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
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
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
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
買弊船五六十艘於廣內，陳人視以為內國無船。其
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
潰於江。其五：塗葦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
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
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
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物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
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

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
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
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
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
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
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
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
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
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
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即位，加
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
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
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
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
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狐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

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為彌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及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七

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遂起。彬不得已，及復稟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眾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為侍中，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粲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六

廷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窺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廷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為請於上，乃許朝謁。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必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六

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元

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下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

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元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業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卽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鄧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為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五

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曾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等招之皆為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為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間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暨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温不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三

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潯溶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舒黃新相繼亦起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八論瓊州安撫趙與略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略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

龍羅蕃大龍過蠻蘆番小龍石蕃方蕃琪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

元兀良合台 雲南

元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
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
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巳酉定宗
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
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
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
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
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
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

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
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
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
木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
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
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
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而皆水
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
乃大震鼓鉦進而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木潛師躍入亂斫之
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又智興餘衆依阻山谷者
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討掩其左約三日捲
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
四面進擊合台陷陣塵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
事於阿木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木已悉
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木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又取忽蘭
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
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克之乃披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
 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
 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
 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
 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趨瀘江刻禿刺蠻三城却宋將
 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
 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
 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
 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
 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五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
 騎步卒甚盛台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
 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木在後仍授徹徹方略
 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
 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既
 登岸卽縱與戰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合
 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合
 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
 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戊午引兵
 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

阿木還戰擒其卒十二人其援復至阿木以二十騎
 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
 木戰馬五十四匹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
 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
 山顛阿木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
 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
 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
 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
 俟遣阿木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
 其衆乘勝擊逐躡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五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
 台遣阿木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來擊破之兵
 自入敵境轉鬪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
 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
 濠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
 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
 濟黃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兀良合台至
 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

元唆都 浙 肅

唆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

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峻都，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連兵來攻。峻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峻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新類

三

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峻都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峻都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劔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峻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劔，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路，瓚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瓚支解，以是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漳，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峻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峻都令軍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新類

三

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峻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峻都造木爲城，開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峻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峻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峻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峻都戰死。

元李恒 廣東

李恒世為西夏國上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闔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元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鄂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鄂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為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眾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將類

元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玉是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堽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興
 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
 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
 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
 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礪州十五年
 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
 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
 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
 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
 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
 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
 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
 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
 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
 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
 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
 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
 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
 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
 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領 三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
 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Empty columns)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樂夷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一

犯令招先斬乃自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圖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見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為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自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跪抱招以救請忠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二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騷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視之悲感設祭頭下曹操義之舉為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在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效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雁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
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
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輒摧破，於是吏民膽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
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
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
鮮梁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上館城置屯，戍
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大并七續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備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為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要虜即恐怖，種類

漢於部特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
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
雁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四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問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
趙難趙邊兵，亦以為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將軍

五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開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驂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將軍

六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成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二

曰夫將軍青躬率戎士師未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為封侯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余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為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得此心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既疾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八

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道食其爲右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新類

九

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遮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新類

十

廿五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十二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載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克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巡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尋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許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什類

十三

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榮定戰。賊帥累止。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

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頓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什類

十四

公元諧曰。請就彼裊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歿。遣晟往弔。仍賁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祖。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迎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

以宗雍間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間執遂迎等
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落殺大
義公主雍間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
間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
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
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尼
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
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教雍間以
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于許尚公主十七年染
于遣使隨晟來逆女以染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說也于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間疾之亟來鈔畧染于
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
于因晟奏雍間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
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間懼復共達頭同盟
合力掩襲染于大戰于大長城下染于敗績其兄弟
于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于與晟獨以五騎遁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
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
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
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于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
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
而又近耳染于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
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于馳驛
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
遣降虜候雍間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
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
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于爲啓
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六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焉羣
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九而落是
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
利城以處染于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
妻之晟又奏染于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
雍間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
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
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
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
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于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
 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
 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
 藥毒水土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
 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
 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為霹
 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附類

十一

登城樓望見嶺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可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麗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
 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眾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
 頭來降附達頭眾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于磧石亭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壘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子部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
 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按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林一坑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
 三千里廣百餘步示其就復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附類

十一

後除淮陽太守未幾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
 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
 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至若
 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
 謚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
 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
 錢四十萬會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
 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

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逼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附類

十九

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餘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一日警豈堪調發耶善為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隴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弱易以擾動後無東意當以此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隴鄯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固之心宜

唐之利與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從成久矣威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附類

十九

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于五百里自是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緡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法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詰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關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仇，部落更存，闕燬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賫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構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

小編類纂 卷三十七 新類 三

相篡屠，士畜疲瘠，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非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是漢不難
解以立功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兒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

小編類纂 卷三十七 新類 三

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敵。况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接。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遺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開關之賂，因建造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關，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以元振領其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安葛，安葛之使安麻知楚客謀，馳報之。安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安葛
兵奄至禽闕噉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樊
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
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
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安葛安葛遣元振書且言無
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
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
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
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安葛唐宗立召
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而哭送者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
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為朔方軍
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
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
公主也唐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
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
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
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
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
曰元振有朔方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
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
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
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
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左編

將類 禦夷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陷于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甚奇之盡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卜姓可汗阿史那都知及李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一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獲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書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偽約敗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閉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未與遮旬討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卒子弟五
百餘人請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
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峻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二

王峻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為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峻
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峻亦由是出為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衛承等州糧以饋之峻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全達延以兵
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隙乃是畜養使為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縢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日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四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上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噉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

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五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飲，州人出緡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今括清之
後潘田明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六

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木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樵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
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七

就開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
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開承翰所修屯田架石
橋備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稷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其地益阻溢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
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
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八編類纂

卷百八

八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徹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荅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
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王君玉談死，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 將類 九

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欽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爾。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為。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棹，策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將類 十

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乘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彜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奏職試法，易文階，為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京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將類 十一

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東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滅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卽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將類 十二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哉揭榜沿道言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砦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種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育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十一

政不可種氏姚氏皆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種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眾寡廉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眾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洵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十四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縣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僇什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宋人應建
此語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辨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十一

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起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攻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十一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淳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卒使得效死澤命淳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漢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十一

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禮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十一

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效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徒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計
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
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
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
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
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
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
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
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
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八編類纂 卷首八 將類 元

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
實欲賈勇思敵所慮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
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
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
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
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
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
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
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
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
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
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
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
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
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八編類纂 卷首八 將類 元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
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
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
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
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
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
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
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革毅然
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革然不敢不以章聖
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李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術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三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村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

有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兵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三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岩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峇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三

鄧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變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

八編類纂

卷百八

活

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進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計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漏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廣募官以爲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破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符類 五

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營。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符類 三

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攝留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二二



八編類纂 卷二〇九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將類

禦夷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六一三

亦不知

亦不知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請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收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馬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慶戰奪其縣，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眾，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眾五十

亦不知

萬海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眾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虜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翁命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入，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將追破之，乘邊辦其船，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類，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多造符讖，蠱中外。

一書 亦不知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六一四

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謀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眾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慶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俊，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眾攻險，眾數萬俱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涉之戰皆汝所悉，徐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御史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屋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渴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遂起之眾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獲八千一鼓登城。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

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度。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叛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管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八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困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九

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阜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首。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

識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
 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
 眾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
 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
 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帝才知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嚮
 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視分道寇淮
 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
 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
 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
 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即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
 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秦圍蔡以取中原。飛
 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
 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掘重
 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
 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
 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涼息，
 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
 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
 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帝才知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
 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
 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
 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
 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者，
 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
 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
 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
 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
 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鄜。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規。滯。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人人用命。未報而鄒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劫及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脅。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鄆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使。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將期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阜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規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塔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謹。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擊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欽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木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十六

有如今日之挫劓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凱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肉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准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

兀木先謝
岳少保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恹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十七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虜入觀帝問之飛拜謝而止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木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虜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搆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搆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虜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木板濠州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
 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
 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
 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
 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
 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
 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
 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
 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者也人問其
 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將類 一八

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
 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
 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
 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
 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
 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
 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忘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
 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遲遲不進以乏餉

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
 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
 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
 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
 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
 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將類 一九

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夫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諛其主耶兀末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議
 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
 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
 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
 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
 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子

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二十九。一云詔賜飛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寃之。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寃死。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李若樸何
多獻薛仁
輔士儻
不升韓世
忠洪皓

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道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乎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三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戰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吳

在宋國知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
 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
 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
 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
 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
 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槍
 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
 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
 至是仍舊中丞江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特類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殿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
 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
 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
 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
 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
 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
 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
 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
 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特類

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
 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
 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
 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
 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
 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幾河
 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
 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
 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
 賊遙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即位詔諸

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遇
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弼大斬之
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
擾彌大徽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
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
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
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三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
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
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擒馱運
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
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
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
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
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
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
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
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
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浚
喜躍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
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
張浚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
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
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
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
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撤以其兵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三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
傅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浚爲節度使皆不
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
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
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
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
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
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
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
戰張浚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我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虜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手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阨甚通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朝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責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木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湖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關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為守車駕當分兵為衛約十萬人分半尾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既而

兀木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木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願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木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捷棘在淮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木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必鐵纜貫大鈞授曉德者明且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繩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小鼓徑抵鳳凰山頽賊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巨淵五日城破汝為寘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將類 三六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童兒李謹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字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收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將類 三六

上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眾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時捷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元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駟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朮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譚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棄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主倫蓋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為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後金果淪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符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而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餘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入汴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加口鎮敗之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
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
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
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
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及魏良臣
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
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
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上表乞骸十月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
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
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
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請臨平朝謁后在
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
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配饗高
宗廟庭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
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
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搜檜
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

苟同他日頤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
將多曲狗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
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
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
克敵弓連鎖甲後視登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
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
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
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曲
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
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
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
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
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
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
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
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
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益者遂
令往偷子鼓槌却畧將石頭去驚之門必報中軍
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恐有馬

軍來赴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則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雨軍

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為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不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廢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穎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溝距城三十里錡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
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
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充垣為門。至是與
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
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
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
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閻克募壯士
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
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
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
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
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
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
至順昌。鎬聞兀木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
重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
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
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
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
太尉命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
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
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為所執。兀木聞之。對如前。兀木
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鎬登城。
望見二人遠來。縱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
卷繫于械。鎬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木至城下。責諸將
養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鎬遣朕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
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
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木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
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潁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
軍。鎬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
木。兀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
鎬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稍涼鎬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人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耐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鎬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大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鎬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孽常以下皆鞭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鎬武

九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鬼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鎬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术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鎬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陳河通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牆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拓阜之賞錡獨不與若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錡曰揚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太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早

共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禦上餘皆逸錡見俊怒謂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者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將類 早 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早

共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
 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
 以李廣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
 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
 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
 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
 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成之曰賊至舉白
 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
 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將帥

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

非我何換

江。錡。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
 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
 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
 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
 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
 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
 三。百。疋。後。益。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
 南。也。下。令。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
 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

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
 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
 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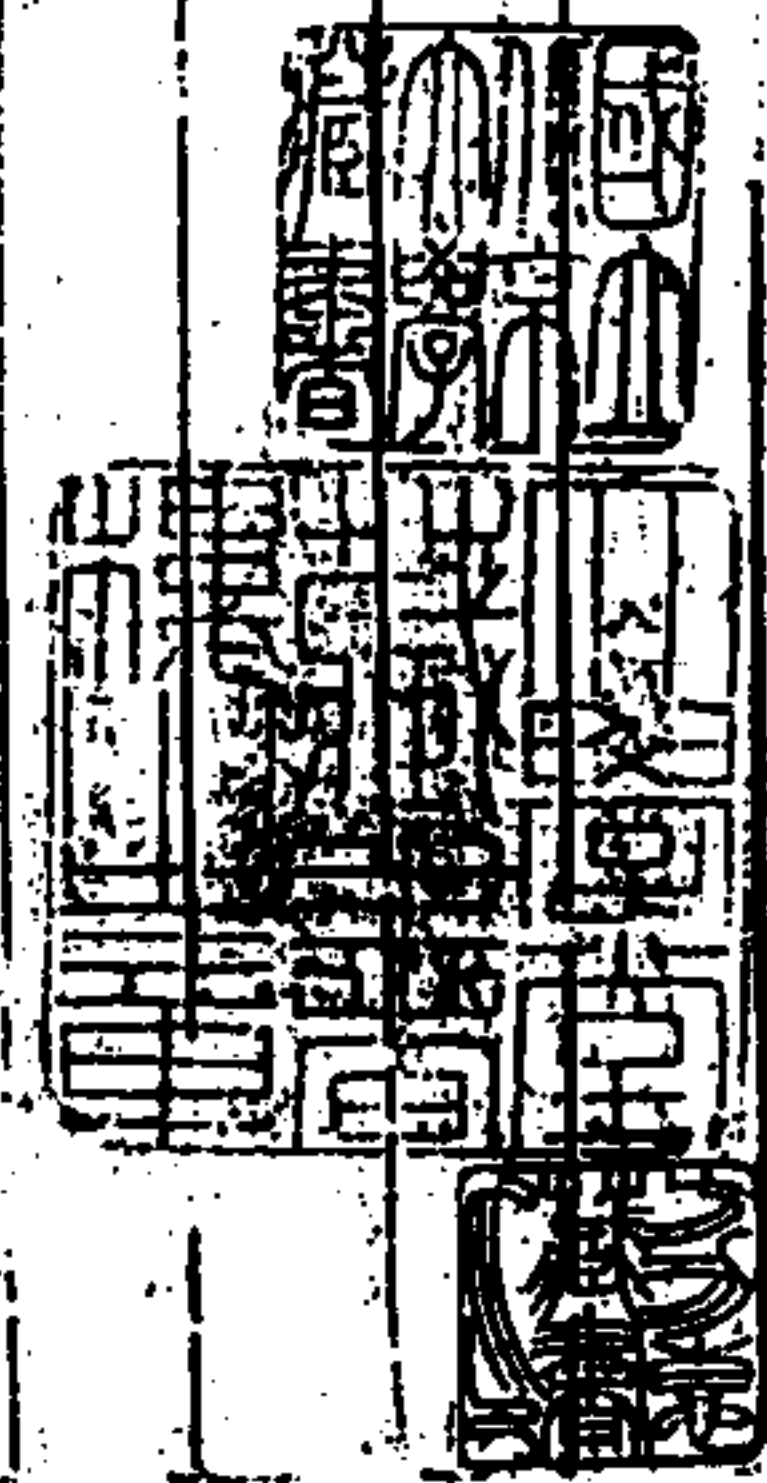
樂英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適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生使吾欲使越漢肯遠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大驛功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雖三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夫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遂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驍出柞出徙叩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南方開崑崙昆明悉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開其西可千餘里有象象國名滇越而蜀買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塞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餽侯抱亡，致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徙，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畧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國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

詳祠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類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為所殺奪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塞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佐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効其使皆私縣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五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火鳥卵及雜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以角氏獻
姑師國表
朝之象行
矣

天訂出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三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六

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太軍乎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柱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管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管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龍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審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
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
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
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
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
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二

餓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衆所關
之大怒使使遣王問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
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
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崇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死善馬絕不來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通案言伐宛尤不便
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馮異滿
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乘伐
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發得可觀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蓋發成甲卒十八萬酒
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耕
及載備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
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其
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衍至宛城兵
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迺先
至宛決其水原務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
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八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
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至母寡
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悉
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
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
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
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
罷來攻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計宛之約宛

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玉與桀

八編類纂

九

漢陳湯

不錄其過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有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

八編類纂

十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

豫為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十一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鄒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孫，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十一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駟之校，漢兵胡兵，谷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闕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闕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闕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一

三

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因逐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用樓上諸關，其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真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突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一

十四

界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至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覆首，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許嘉恐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燔燬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將類 十七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爲孫兵強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
主至孝宜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李邑請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九

遂通。明年詔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鳴馳赴莎車營，胡犬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尉，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三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上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玉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大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三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三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三

西當焉者。竊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遠。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基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關。必復有晝閉之傲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來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報其耻，傅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漢趙克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詔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金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都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開通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恐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

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圖而死，可得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依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康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康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康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通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母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極通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虚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意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責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犬兵仍出虜必震。虜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平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化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若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軍

三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待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救讓。充國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斬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麻象。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越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遣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軍

三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遠起。湯使酒不可。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符類

三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其以進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盟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

等所通。以夷伐夫。第其耳。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符類

三

撫養其中。少年勇健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有。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入出塞。掩擊迷唐於焉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被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由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葦爲船。置於葦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唐落大衆多。所斬獲復。迷唐奔北。會尚等夜

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一人種殆盡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富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殺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且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郿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言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靡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金帛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言

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死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弟勉以詡善之知無能為也朝歌有韓魏之郊背本從賊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聚劫庫兵守成阜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精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閔而

此法僅可一月

為詳直諫 功勳年能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悉攻。詔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詔為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

側目。三公劾。詔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即以尸諫爾。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詔程復上疏。云詔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也。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賞璽書詔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伏設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聖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將類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還熲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又賊種羌地聚會石

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

吏民熲排管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氏隴

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

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

義從後又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

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

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閔

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為長者

起於徙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羌種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將類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遠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比略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
 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桀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
 輯定欲類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
 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
 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矛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
 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
 地是為癘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
 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之復足以破定
 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在

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焉劣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賞十五
 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
 兵盛頰眾恐頰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
 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
 騰起頰馳騎於榜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
 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州復相屯結
 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鮮水上頰
 士卒饑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頰遂與相
 連綴且圍且引及於靈武谷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
 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
 滿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類
 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類
 四

兵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備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類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
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
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劒又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及覆
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
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
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劒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犢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曰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類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育在此不淫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類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紹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星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為志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為將乃能持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將類

七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關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什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效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滅於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

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贖所失請厲兵馬待變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將類

八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夫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超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後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值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臯 附孫惟書田將軍邊事

韋臯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眾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唐類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眾而後入可也雲光以臯儒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六編初

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那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唐類

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欽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騾傍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遮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疆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驥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夔衡復與吐蕃盟臯道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芬出西山靈關破我通鶴定廉城諭的博領遂國維州搏捷難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印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入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

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益滅之故劉關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鑿定秦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常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蜂前鋒魁捷皆探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二

京師謂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蓋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關關遁去臯知叔文多彘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極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視是其僚掾官雖顯不

將在外而
言內亦除

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難老翁城高個王英俊蘇我
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城守至道黎
嵩韋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
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酋邛時等道西瀘
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冬月悉出師于身大破
吐蕃救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
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
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諫而奮
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
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
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且
眾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
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
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
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
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
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
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
以賊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嘗有屠蜀之心
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
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
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劔以
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
民飽稻餼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
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因以
呵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城東甲而趨扶戟而關
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
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四

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服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
巴蜀所以爲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
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邊
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
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
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
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
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
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輯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隨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復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窮徒糜軍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懋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憊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為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澄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裨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龍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滑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斯敦立文法於隴王族謀內寇瑋陰結斯敦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解寶帶予之。斯敦感激求自效。開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斯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斯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斯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佖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絀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後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喃斯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北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按羅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尊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授羅龍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斯囉勢感，還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請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帝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從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甲跨馬賊望見皆避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喃斯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卑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又嘗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墾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眾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眾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知其父竟然自為一家寶元中王巖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巖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巖善出城見之巖謂公儀曰巖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巖曰非也昔時為大司監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巖至定治事畢瑋謂巖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巖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巖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後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九

一承方年中餘歲極諫不忠以戰馬資鄰國已足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巖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宋神世衡

神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詹補官位至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鞵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深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領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止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我犯延安世衡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圍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遇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子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畝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青湖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借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勿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燭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備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歎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恨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遷環慶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廿六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關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沈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賸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曠氏子孫唯董種粗自能立賸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成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等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羌既服曠氏敢不歸曠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曠氏子孫賸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廷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寶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夫不學漢臣小過也

夫不學漢臣小過也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
遠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徒達涇源帝
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
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
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則
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那
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
却韶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
而還洮西大震會昭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
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昭征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領昭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
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昭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
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
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
韶回軍擊之昭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
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
六七昭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
之河州復平連拔宕賦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
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
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

必殺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
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
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
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
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
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
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昭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
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
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
出路白後焚八千帳昭征窮蹙降俘以獻拜韶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
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
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
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摺官吏細故韶欲罷
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
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後韶言決里廣源之建
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
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
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
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

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致地，乃以勒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謚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莫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朱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為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入中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繞過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墜過山，嶠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為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為樞密使，高。」

若謂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捐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臥帳中悉為賊所虜楊政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避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上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舍卒被甲以前

宋臨高簡

一法

選士

知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積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其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討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關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入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三

于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並袁用等皆戰敗道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法本

通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論孫鴻公暫
 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
 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奔崑崙矣初賊
 謀知青宴樂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
 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
 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
 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
 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
 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
 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
 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人人
 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
 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
 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加束軍
 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
 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
 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為青所
 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遠將左孫節
 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
 下遠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

至遠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徑以先鋒快
 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遠乃詣
 青帳前請罪青撫遠背曰遠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
 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
 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
 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
 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
 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
 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關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曉傳任固請以
 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籍
 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
 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
 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
 覆車之軌也青昔在廊延君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
 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
 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
 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撤首告
 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俾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道，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髮，開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即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開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青爲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二

經濟編

將類

名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二

將類

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遇全知敏必有余過此練士也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二

將類

臣至皆得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璩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橐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康奴三族最大其非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為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真宗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開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族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收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粗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獎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吳璘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疆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慍謁士遊客老枝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隔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馭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龍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藉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至於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趨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固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兩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承宗使以其私論承宗今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吳易於反掌故詔蹀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入情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特類 九

州有黨勢可與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思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塔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請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管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奸回蓋承宗始思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

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垵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特類 十

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璠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障遺魏一城持以秦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誦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彼必不服李紱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

漢

明三

有唐元和
多健將略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瓘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恩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憲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紱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瓘奏巴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紱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權文牒差本軍牙將為重鎮留後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權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耻與為伍且謂承權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權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孟元陽鎮昭義賤從史為驩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開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列不可
信此章

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與承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眾鼓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救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

到底不肯
大機

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多。不俟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思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願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思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二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思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款，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閭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繫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窺天井之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甲。宣閭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籍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真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樂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至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為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九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此事自有不使宰相所知者

變策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思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管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

十九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積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管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而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用斷如刀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
 守榆社以易定汧充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
 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
 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
 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
 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
 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
 以次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
 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
 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城乃擁
 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
 并其黨斬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平潛伏山谷
 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
 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
 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丸圍將合必出戰待其
 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
 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思召
 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
 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
 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
 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
 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
 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
 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
 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
 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
 人王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恟恟不安邢州
 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
 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
 潞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
 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
 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
 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思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王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將類 三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僖宗時。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略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將類 三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貸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此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士非死
不可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斃權之
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
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
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
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藩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
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得以
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管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
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
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
以畀之如奔敵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
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
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
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
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不口則終歲不遷也項氏
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
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
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
復以立功為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
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
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
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蘇洵御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王曰吾嘗見莊宗
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非有大功
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
曾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
實于入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禦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敵乎

